



忘憂堂集

利

附

世田

~ 16
2429
3



和
2429
4-3



忘憂先生別集卷之四



附錄

諡狀

壬辰之亂糾義兵抗凶鋒者固非一二數而有自稱
天降紅衣將軍首先倡義提烏合之卒抗鴟張之賊
游兵迭出而有江淮遮遏之功斬獲甚多而慕大樹
獨屏之風者惟世所謂忘憂堂一人而已公諱再祐
字季綏姓郭氏系出玄風在歷朝有諱子儀金吾衛
枝尉自是代有偉人曾祖諱瑋禮安縣監祖諱之藩
成均館司成 贈承政院都承旨考諱越黃海道觀

察使 贈禮曹判書妣晉州姜氏以嘉靖壬子八月
戊寅生公天性孝友器宇宏遠慷慨多氣節居常有
退讓風及至臨利害遇事變則確乎其不可拔嘗從
判書公聘上國有相者奇公狀貌曰後當為大人名
滿天下云平生好讀書兼通軍旅事累參鄉僻捷庭
試第二名以語觸時諱報罷萬曆丙戌丁判書公憂
廬墓盡禮削除遂廢公車業作亭岐江上漁釣逍遙
有終焉之計及島夷入寇以討賊報國告家廟以妻
子托其所親傾家資募壯士通將散卒俱收並用激
以忠義人皆感奮遠近聞風莫不響應時賊將安國

司聲言向湖南直抵鼎津公乃置壘要害處伏強弩
設疑兵以待之賊不濟而退公於是著紅衣乘白馬
挺身先之又選驍健者數人衣馬如之見賊至更出
迭沒以惑亂之連戰皆捷勦殺無算撫士卒如家人
及用法雖親貴不少貸賞罰嚴明誠信素著故能得
人死力初巡察使金晬見賊勢甚盛不敢為城守計
托以勤王到龍仁遇賊敗還公列罪傳檄具疏以聞
方伯怒之以叛逆論 啓又令軍官金景訥等移書
目之以賊公方馳援晉州倚馬而答曰義賊之分天
地知之是非之判公論在焉惟晬之黨不得於言求

之於秉彝之良心可也言雖過激人皆韙之招諭使
金鶴峯誠一卽致書曉告又馳啓行在暴其忠義
伸救甚力上嘉之命賞賚疏人仍賜溫諭公雪涕
厲氣遮截水陸軍聲益振江右湖南幸以得完者賴
公捍禦之力也李五峯好閑寄詩曰聞道紅衣將逐
倭如逐獐爲言須戮力而似郭汾陽中朝人龔夢賜
抵書曰翁之事功振古稀奇吾中華莫不聞知載稱
簡策遺示不朽欣羨欣羨蓋記實也時洛水以東賊
兵四出剽掠殺戮民無所歸命公自宜寧來屯玄風
境使突騎至邑底以誘之賊懼伏不敢出公夜令人

人持兩炬皆三頭伏兵數十里鼓角齊鳴一時舉火
若將掩襲俄而火滅鼓止寂若虛無人如是者達宵
賊大驚懼撤屯而走他邑畱屯者亦皆望風自潰七
月上聞而嘉之諭嶺南士民書曰聞郭再祐布置
異常殺賊尤多而不以功自達云予尤奇之恨予聞
名之晚也初授幽谷察訪俄遷刑曹正郎冬陞折衝
爲助防將時李公元翼以體察使開府星州使公治
岳堅築石門將以備揚總兵移駐之所公言今日之
計姑爲羈縻在我之勢可以戰守而後待時而動此
虛虛實實之法也虎在於山其威自重龍在於淵其

神不測虎出於野童豎逐之龍出於陸獮獫笑之天
兵之在湖路虎在山龍在淵之勢也若來嶺南是虎
出野龍出陸也無乃不可乎體相謝曰今見復書不
覺屈膝癸巳夏拜星州牧使翌年棄歸乙未春拜晉
州牧使秋又棄歸所至政清如水稱以神君丁酉秋
賊復大舉入寇公以防禦使移守火旺山城羣情倚
公爲重公纔入城賊將清正游騎已到城下公指揮
諸軍號令明肅積薪舍館以示死守意設內城嚴部
伍勅將士一軍股慄視公如雷電鬼神賊旣薄城公
從容談笑但令堅守曰渠自知兵豈肯輕犯經一晝

夜果不戰渡江而西屠黃石陷南原列鎮皆潰體相
命公解兵飛報曰齊城七十卽墨獨全安市孤城能
抗唐兵列鎮雖潰餘城未拔者獨不可爲守乎拒之
不從體相以城危兵少難之公亦遭母喪去軍民莫
不嗟悼失望公遂避地關東雖在流離中不脫衰麻
執喪惟謹 朝家累命起復終不應戊戌倭虜撤歸
巳亥冬爲嶺南左兵使以島山城繕完事再請而不
得公以爲不得其職抗章棄歸臺臣洪汝諄等以瀆
慢劾之遂謫靈巖未幾 賜環入琵琶山餐松辟穀
又就靈山滄巖臨江築亭扁以忘憂甲辰春拜南路

察理使巡審諸山城夏秋連除善山安東府使皆不
赴冬陞嘉善乙巳春又以察理使被 召帶西樞俄
遷漢城右尹秋除仁同縣監槩以曾修天生山城故
也戊申 宣廟上賓光海卽位又拜本道兵馬使已
酉春拜三道統制使並不赴庚戌春被召命不至上
中興三策夏承召命入見拜副摠管尋遷左京兆上
疏極言時弊拜成鏡道觀察使疏論僨臣譯舌之罪
以言不見用浩然南歸光海遣宣傳官追到忠州宣
旨敦諭公上疏歸家光海又遣注書敦勉尤至公謝
病不起雷海印寺答友人書曰青松巖畔飢則餐葉

白雲堆裏渴則飲泉癸丑夏拜湖南兵馬使有旨勉
起終不赴時凶徒當國請殺永昌大君公抗疏言八
歲之兒焉知道謀且大君見誅 慈殿必不能忍如
或有意外之變則殿下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
不報自是杜門服食有遺世獨立之意丁巳春寢疾
不許治療曰死生命矣何用鍼藥爲四月十日啓手
足是日雷雨驟至紫氣衝霄壽六十六毋論遠近親
疎莫不驚悼如失長城及訃聞致賻賜祭八月日葬
于玄風縣南面仇知山壬向之原從先兆也今 上
甲寅士林爲之立祠與存齋郭公並享粵三年丁巳

宣額公夫人高山金氏萬戶行之女曹南冥之外孫也或言南冥擇公而贅之又訓迪之云生二子曰澄曰活側室有三人曰灘曰溟曰沐澄有四子曰汝樽汝棹汝楫汝棹活有四子曰汝桓汝梓汝樞汝松灘有一子曰汝楨溟有一子曰汝檀沐有三子曰汝相汝稜汝桂曾玄嫡庶凡二十餘人噫公以一箇書生當國家板蕩之日出萬死一生之計倡率鄉兵仗義討賊出奇制變戰無不捷又能沮遏賊路使不得逞其長驅之勢顧其忠節炳然足以銘鼎彝而輝竹帛斯固難矣及其功成之後旅進旅退不

求榮祿超然遠引辟穀鍊氣此可與漢之子房並軌於千秋此又難矣至若癸丑一疏辭氣凜然扶植倫常苟非平日樹立卓爾豈能忘性命而冒鈇鉞若此哉真所謂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者豈不難哉萬朝竊嘗聞公之風有所興感按嶺以來益聞其所未聞山仰之心有倍於疇昔矣今公之宗孫郭萬甲以李公所撰謚狀來請曰先祖之精忠偉烈即朝家之所崇獎士夫之所景慕也易名之典旣蒙聖上之印可而于今十餘年尚稽彝章况李公已功將不復用其狀矣願吾子其圖之余曰否否敢辭此非詞

苑之老於文辭者惡敢當郭拜且泣曰此去京師殆
至千里必欲求當世館閣手當具星蹄備椒糈期以
數月或半年此豈貧措大所可辦耶吾聞方伯以觀
風察俗爲任雖閭巷媼孀之賤凡係忠孝義烈之名
悉以上聞况吾先祖功烈存乎社稷節義關於名
教不惜揄揚之筆以圖節惠之舉者豈非吾子職責
之當爲乎余於是乎不敢以不文辭謹做前狀略加
添刪以備太常之議謚焉

上之三十六年四月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
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大丘都護府使 萬朝狀

墓誌銘

孔巖許穆撰

公諱再祐字季綏姓郭氏玄風人成均司成之藩之
孫黃海道觀察使越之子母晉陽姜氏嘉靖三十一年
八月廿八日公生器識過人好讀書二十七從先
大夫如京師有相者見之曰當作巨人名聞天下三
十四擢庭試第二名以所言忤上意命盡罷一榜
及第明年先大夫歿既卒喪因廢舉子業釣於江上
壬辰之亂賊連陷諸城長驅旬月犯圻甸上西幸
公傾家財募壯士起兵於宜寧先據新及粟守要害
連戰連克亦不以斬馘爲功以初起兵兵少賊強設

苑之老於文辭者惡敢當郭拜且泣曰此去京師殆至千里必欲求當世館閣手當具星蹄備椒糈期以數月或半年此豈貧措大所可辦耶吾聞方伯以觀風察俗爲任雖閭巷媿媿之賤凡係忠孝義烈之名悉以上聞况吾先祖功烈存乎社稷節義關於名教不惜揄揚之筆以圖節惠之舉者豈非吾子職責之當爲乎余於是乎不敢以不文辭謹做前狀略加添刪以備太常之議謚焉

上之三十六年四月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大丘都護府使洪萬朝狀

墓誌銘

孔巖許穆撰

公諱再祐字季綏姓郭氏玄風人成均司成之藩之孫黃海道觀察使越之子母晉陽姜氏嘉靖三十一年八月廿八日公生器識過人好讀書二十七從先大夫如京師有相者見之曰當作巨人名聞天下三十四擢庭試第二名以所言忤上意命盡罷一榜及第明年先大夫歿既卒喪因廢舉子業釣於江上壬辰之亂賊連陷諸城長驅旬月犯圻甸上西幸公傾家財募壯士起兵於宜寧先據新及粟守要害連戰連克亦不以斬馘爲功以初起兵兵少賊強設

為奇兵得勇士數人與公皆絳衣白馬誘賊追我匿
八林麓人各出沒山上閃忽疑惑詭謂曰天降絳衣
將軍伏兵亂射賊大驚亦謂飛將軍不敢近公所領
兵皆鄉兵烏合不習於兵又怯於攻戰公每戰必身
先士卒以激衆心以故衆皆出死力十戰十克遠近
響應時以巡察軍常退守多不快於公及與兩湖諸
將勤王兵潰奔還召兵諸郡縣擾亂人心益不快義
兵思欲散去公發憤罵曰晬可斬因數其八罪欲移
兵先擊之巡察嚴兵自守一以叛聞一移招諭衙門
欲捕囚以聞金公誠一謝曰某果有叛謀彼方據兵

非一力士可捕若無叛心一書足以開悟乃移書責
之曉以逆順義兵將金沔亦譬曉之甚力公復書謝
曰公上之所遣公之言乃上之言敢不從衙門
卽啓上其為國無他意因陳戰捷狀上不問下
教褒其義兩軍之難解公雪滂勵兵日擊賊兵勢益
張於是玄靈昌屯賊悉燒倉粟而遁江右農桑晏然
上下諭嶺南士民恨聞名之晚也初賞爵幽谷道
察訪後改刑曹正郎尋陞折衝將軍連為星晉二州
牧兼助防將陞防禦使諸義兵皆屬焉時賊屯兵海
上體相李公元翼令治岳堅築石門欲悉衆一戰請

揚元兵以為聲勢公曰今日之勢不如修城池務積儲待彼而動猛虎在山則威在野則怯天兵在湖路猛虎在山之勢也秋賊大至築石門未完移守火旺令諸將士曰慎毋與戰堅守而已賊不得戰相守一日一夜乃渡江西屠黃石進陷南原於是列城皆潰體相念兵少守城危令下兵公不從城守益堅尋以毋憂去 上累召起復終不起明年賊酋秀吉死而諸賊兵撤歸公避地東界之蔚珍守喪三年父子作業以販賣既除喪 召為察理使按南邊仍為節度使啓請修島山城具陳城守形便朝廷不從公上疏

言時事即棄歸大司憲洪汝諄論以瀆慢付處靈巖一年 上釋之公遂入琵琶山中辟穀導引學神仙之術 上復召為察理使築天生城仍為善山都護府使不赴拜安東大都護府使又不赴冬陞嘉善大夫行龍驤衛上護軍後復以察理使改同中樞遷右尹皆辭不至光海元年復為嶺南左節度使明年為水軍統制使皆不起連有名命夏至京師以副總管遷左尹尋拜咸鏡道觀察使時李相國謝病杜門公直入見相國曰將相和調則內外一體今相國杜門吾且去矣三上疏遂去歸光海宣諭者再而終不至

四年爲湖南節度使不起其年光海殺永昌公上疏
言不可殺不報後五年公卒萬曆四十五年四月十
日年六十六光海賜賻吊祭如儀命立傳其八月某
日葬于玄風縣南仇知山郭氏族葬明年鄉人爲之
立祠貞夫人商山金氏曹南真先生外孫也生二男
二女男澄活壻辛膺成以道澄生汝櫓汝楫活生汝
桓汝梓汝樞汝松辛膺生東望時望成以道生萬江
萬河公又有側室子三人灘溟沐公平生非信不踐
非義不爲身當大亂率勵義士誓心伐賊忠義著於
四方旣事平又不以功名自居遺世遠引以盛名患

害不及焉公栖息之所鷲山滄巖有忘憂亭銘曰
處名難居成功尤難知微知幾哲人高蹈確而安

神道碑銘

大提學權愈撰

自古忠臣義士感情發起興動事業多在於危亂之
時其誠忠義勇未遇亂而蓋素具矣惜其不早舉以
旃使厭未發而塞亂及鼓鐸之聲於耳而譎主規寵
利之臣率敗債奔逃國幾亡而後乃始起於表薄極
身禦大亂而兵孤勢燥艱難危苦不得展所意緒有
功矣而制於警衛之人更相解故壓進又不得自極
於權衡而報亦不配後之志義之士所痛恨也忘憂

堂郭公之後孫具公行事請余隧道之文余讀其狀起而曰古與今一也此余所嘗感奮而悲歎而笏願明著之後世焉者惟不能標揚義烈是懼敢辭諸公諱再祐字季綬玄風人也少而行篤厚事父母孝固然有器度通物方達世務志慮弘深不靳苟見平居順鄉里與世偃仰若無所殊於人者至義所當出輒勇往無所顧守志堅嚴不傾奪於當世之操十四治春秋窮會經旨間從季父參議公赴問疑義參議公曰兒自通悟吾不足以發汝矣於是大覃思精微妙公之始終之爲所以本也又博觀兵書知大意往往

習弓馬嘗從其父定庵如燕有相工見公奇之曰後必名聞天下公屢中鄉解遣詣京輒屈又擢庭試乙科以語觸時忌罷榜丙戌丁定庵公憂持喪一由禮側室在陝川病將死願一見公公終不見曰死乃告我其守禮多類此既三年輟不赴舉家于宜寧之歧江上漁獵將老於此而已後四年壬辰倭亂起嶺南諸城邑及水陸師皆望風遁卒無一官臣能禦賊者賊肆侵軼直薄漢京上西幸公憤曰爲人臣賊至不能禦坐令賊騰逼君父此屬可斬也於是散家財募壯士欲遂起其妾止之曰毋徒死公怒拔劍欲

擊之不敢復言遂以其所以爲者告家廟率家僮十
餘人及所募士首義拒擊賊自號天降紅衣將軍時
賊渡海未及旬中外震撓民朝夕急靡所歸心公所
將卒僅數百而賊勢熾兵不敵然公專以忠義激勵
士卒而嚴軍律審禦機數數與賊戰所斬獲多民據
公爲命義士益附時草溪守逃取其兵械宜寧潰而
新反倉完運其粟以給軍軍勢稍振軍于砥山列卒
江上下數十里遮遏賊令不得渡江西賊將安國司
聲言欲向湖南引兵渡鼎津聞前有淖先使人豎木
識渡兵處朝日將濟公去鼎津數十里謀知之夜拔

木易置設蔚施伏以待之賊果至陷于淖多殪賊兵
亂伏起衷擊大敗之而已賊並兵而至公選壯勇士
十數及已皆紅衣白馬分遣所于地約曰若至質見
賊迭出爲風雨行令賊莫能勝偶身自大呼直前摩
賊壘以誘之賊見公衣馬以爲必將也悉軍追之十
餘里忽入林谷中賊莫知所之駐望頃又有紅衣白
馬將鼓譟而出賊大驚追之已又失所在諸所遣疇
騎更互出沒視爲不可測隱阨張旌旗令鼓角聲動
林谷賊未委兵多少益驚疑以爲神不敢前伏弩邀
擊多殺賊薄之江又敗之賊終不得渡鼎津當是時

微公奮忠義用少擊衆右道列城幾皆陷始公之未起也聞巡察使金晬退駐草溪欲邀路斬之里中人文止之及起兵巡察使既北踰嶺而都事金穎男代行事聽用公始有所規置巡察使師潰奔還公告于衆曰受命按一道遇賊不爲守戰計用故跳出境已又逃還其罪可斬遂移檄于金晬數八罪又列其罪聞于 行朝歷諭諸義將將移兵擊之晬怖急夜遁咸陽閉城門自守疾馳 啓行在指爲叛逆又令裨將移書謂之賊公在行見書答曰義賊之分天地知之晬黨若不得於言求之於秉彝之良心可也辭氣

嚴正士皆傳誦時鶴峯金公誠一爲招諭使見公檄大驚學諭朴思齊雅善公爲言公平生志行招諭使旣聞公素好義徇國難不爲身計說感歎久之恐激而事敗累貽書以平公馳 啓言狀爲分之 上聞甚奇之諭勉討賊拜幽谷察訪刑曹正郎以在兵所不卽職蓋公之所爲檄數晬者雖若失之激然當大難國之亡之日至矣而民心無所歸若不如是殆無以統羣情扶大義於將絕而非招諭使奏明之公幾危招諭使請見公公往見之招諭使與語大奇之約與之同死國宜寧縣悉屬公於是公益治兵儆備愛

士卒令人盡其情軍政明肅犯者雖親無所貸賞罰
必而信義著亡將得公而革思勇敢卒歸公則銳欲
前臨敵舉機無惑疑置惟公之所指使士皆樂爲用
莫敢轉其力曰孰是公也而可無投死乎以此兵雖
少而勝權常多時賊磐牙江左恣侵掠我人爲賊得
輒膊諸路威我也民聳懼不知所庇公從宜寧帥兵
至玄風耀兵于鶴山令勇士馳嘗賊屯賊懼不敢出
公益張疑兵于琵琶山夜舉火擊鼓以勢攻賊恐焚
倉遁昌寧賊亦望風走招諭使又命三嘉兵盡屬公
公并領三縣兵令分守要害公軍于世干以統之所

計畫指授選昇任者皆得其人軍士修右撫鼎湖左
規洛江上下六十里發斥不或遺賊欲犯必先聞聞
輒疾趨擊逐之賊莫敢近二縣民恃公卽農禾穀如
平日富戶皆日擊牛餉軍昌原賊并兵攻晉州公聞
僂道馳入城招諭使亦至諸將士戰益力合軍迎擊
大敗之賊遁會招諭使移拜左道巡察使金忠敏拜
宜寧監時平壤潰上益西幸義州嶺南所傾湊庶
幾振國命者惟公等義兵而招諭使去則義兵失所
主忠敏嘗監築城多怨來恐謀撓公招諭使遂奏言
武功終始且請勿令忠敏監縣沮義軍心江右儒生

又上疏請畱金公于右道使郭再祐得畢輸力朝廷從之金海釜山諸屯賊會于昌原兵數萬不得渡鼎湖直攻圍晉州城後陷公令先鋒將沈大承登州北山大呼曰紅衣將軍與湖南兵今至矣明日合擊賊兵立盡賊聞之懼會湖南義兵將赴薩川過州賊見益驚謂夜呼山者信焚幕燒尸騰踐遁去晉州圍解公提孤軍觸紛亂大少戰必道吾所明奇舉出不意賊畏之謂紅衣將當輒奔潰然公自初起兵戒麾下曰人臣爲國討賊効首虜邀功義不可禁不得斬馘上聞之下教諭士民曰聞郭再祐布置異常多殺

敵而不獻級予尤奇之恨聞名晚也已而特陞折衝階拜助防將癸巳夏京城復賊南走以嘗再攻晉陽再敗賊酋怒令行長清正等悉衆圍晉陽我諸將議渡江迎擊賊公曰我兵非練士賊兵盛不可輕固止之不聽師渡江見賊潰還晉陽竟陷公軍終不動其計策成敗明審如此冬拜星州牧兼助防將管築城事甲午湖南忠勇將軍金德齡聞公忠義先致書請與協心禦亂有頃帥兵來會秋棄星州以義兵大將駐宣寧時賊退屯海上窺候便隙據城久不去而諸勇將皆來赴公軍於是公以李光岳爲副將金德齡

號飛將洪季男亦驍將使爲左右營公自將直趨東萊日令輕勇騎出挑戰賊見將勇士厲懼堅入保不出分帥舟師鳴鼓薄城下賊用火砲自衛終不敢出以糧械不給引軍而還乙未春拜晉州牧秋棄歸體察使李公元翼議欲合諸軍一戰又將請揚總兵元移軍嶺南時摠兵在南原公曰姑且羈縻益修吾政守之備以待時之反可也若不量力而偷壹非計也天將在湖爲我之聲勢大若移軍恐情見勢損願公釋此計體察使悟乃止丁酉秋公爲防禦使築石門城未訖聞賊至移守火旺旣入城而賊鋒已到公

巡城做守申軍令積薪于所止舍示士必死無生心七爭奮已而賊將清正悉衆至城下公益治軍意氣自若賊見城守堅嚴不可犯不戰而去而湖嶺諸城多爲賊所陷當是時非公之有武守江右四五縣亦不能全體察使以城孤兵少令公解兵公不從爲固守計會遭繼母憂去軍民慨恨公遂入蔚珍流離困悴甚然持喪益謹自造蔽陽子建給食民號公居爲防禦店 上聞公遭憂特命起復從軍上䟽辭不起凡三有命終不起其明年賊渡海去國定己亥制除拜慶尚左兵使風故嚴明將吏畏服始倭之屯海旁

也城島山爲進退之備公欲增修島山以爲吾必守地以禦不虞固以請朝廷不許公自以不得職上疏乞解因極論朝臣朋黨狀又言領議政李元翼忠誠廉謹社稷臣也使不得安於朝廷國將若之何又曰願上視臣爲漁父勿縛以爵江湖一漁父雖無益於國視今之引黨封已忘國家之存亡者亦有間矣遂棄官去臺臣洪汝諄等構劾之付處靈巖三年赦還入琵琶山辟穀謝人事尋築亭于靈山滄巖而居之號忘憂堂居三年拜察理使屬南路保障公歷巡南邊諸城惟仁同之天生城險固可守增築石城而

已拜善山府使辭不赴又乞解察理使不許俄拜安東府使辭不赴尋陞嘉善階乙巳春拜同知中樞事而已召至京移拜漢城右尹有頃謝病歸拜仁同府使辭不赴三年戊申宣廟薨光海拜公慶尚左兵使不赴命召又辭不就其秋以公貧甚難辦裝命監司具衣馬護送公上疏乞還恩命又引春秋討賊之義請誅臨海其明年拜統制使病不赴庚戌有名命公上疏辭謝因上中興三策其一主勝之道二兵勝之謀三僅保之計其言甚偉非衆臣所能道也又言國家成敗若奕碁雖敗局未嘗無勝勢雖勝局未嘗

無敗勢惟今之勢雖敗局然豈無可勝之勢哉平常之政恐不救今日危急之勢必用非常不測之恩威然後可以去朋黨革貪暴使大少臣得協心圖王事而南北寇不足憂也光海但優答之夏又命名公入京謝拜副摠管時金晬亦在摠府每寶劍點下晬謂公曰公絕粒久惡能任寶劍常代公荷劍無恨意覺於義也秋拜左尹時光海無道治宮室侈功費萬計忠諫者輒斥言路塞皇朝使來遇我無禮光海躬請宴不許索賂白金可累萬數而直事譯營私利助匿事端僨臣不舉正公上疏直斥言無所顧諱請斬直

事譯竄僨臣等又請行宣惠法勿撓於宦妾私昵之言又請申軍律嚴明職污殺人法光海下備邊議備邊覆奏陽浮言然不能用拜咸鏡監司公以言不用決起南歸光海遣宣傳官追至忠州諭令還又遣注書追至伽倻宣旨固病不就上疏戒逸豫又曰臣多見疾惡不去則懼及與其受禍死寧枯死山中且言臣一去山益高而水益深癸丑夏拜全羅兵使不赴公屢拜牧守巡節使皆不赴間嘗暫赴輒卽棄去未嘗久於職然嘗曰若遇變急吾當赴難不敢偷生以負國時陰臣襲光海意將殺永昌大君人恐懼莫敢

言公上疏言八歲兒斷無逆理今欲取諸 慈殿懷
中而殺之臣恐羣臣陷殿下於大不義也疏入光海
不悅後四年拜判決事不就丁巳四月遇疾遺言于
子弟曰龍蛇之變 先王二陵夷五廟火臣子之恥
也吾葬不用成禮董過土之平而止十日卒于江舍
壽六十六百姓聞公卒知不知莫不流涕光海賜祭
賻命立傳付史館秋八月葬于縣南仇知山神堂原
公風性廓落幹略絕人輔之以學遂登其質明於義
比於事兵陣所規慮皆不可以常知觀奏疏所計畫
皆不可與俗士論顧第不委曲求協時耳若方難而

屬公一面不待乞皇靈而足以捍寇敵不寧是所已
試者而已寇退而屬公邦治必能贊大事振國命乃
猶可以戾不惟不爾其孤起拾餘燼而威壓寇終始
完守數城以持中外心以基中興之業者其功大於
擁國兵而一戰勝者雖水陸所處異可與李公舜臣
等勳而功未列上勳封獨不逮斯亦未可論也然行
義信於士民忠直動朝廷嘗入京漢京人聞公如聞
古人所至市道皆聚觀之完平李相國元翼漢陰李
相國德馨訪候日相繼朝中諸名卿顯大夫無不造
求見車馬溢門巷及居江上嶺南諸賢不問居遠近

皆樂從公遊皇朝策士舉公為問倭畏服公智勇日
本史頗錄公蹟公於是立名天下矣晚而入山學長
生非畱侯意耶玄風高麗金吾衛校尉子儀之世也
曾祖諱瑋縣監祖諱之藩司成 贈承旨考諱越監
司 贈判書妣貞夫人晉州姜氏 贈牧使應斗之
女也公配商山金氏萬戶諱行之女曹南冥之外孫
也生二男二女長滢次活女長適辛膺次適成以道
進士側室三男一女男灘溟沫女適朴珪滢有二男
一女男汝槽汝楫女適李思述側室二男汝榜汝稅
活有四男二女男汝桓汝梓汝樞汝松女適徐澄次

適李始三內外曾玄男女略干人銘曰

公生海東天下之士義得之學勇訓乎理伏處下縣
若無所事會時之難奮不原之智鼓動振厲氣意跳
章匹夫高叫而望有墻力存一隅聲翕四方激議致
憎職競謗傷靡或端辨不陷不僵功不見殊若以卽
公意用不究所有亦未窮武思大度之言世所共非
間且卧名利而寫生患助平巨寇我志略申遊求人
外以役偉身世蓋服公之武不知志業攸極序銘于
石尚參是以該得

墓表

大提學李德壽撰

忘憂堂郭先生當壬辰島夷之變首起義兵擊賊於
嶺南其功甚奇晚又棄官入山餐松辟穀其跡又甚
奇不惟爨婢蕘豎皆知先生名中朝人龔夢賜嘗抵
先生書云翁之事功振古稀奇吾中華莫不聞知若
然者先生之名固已播於天下矣世之談先生者動
必以異人稱之然不知先生早遊曹南冥之門得聞
性理之說其挺身赴國難非出於一時之慷慨而晚
節謝病又有見於儉德辟亂之義非故喜爲驚世絕
俗之行而然也先生之墓在玄風縣仇知山蓋先生
嘗有遺命曰龍蛇之變先王二陵夷九廟火臣子

之恥辱大矣吾葬不用成禮掩坎而止不封不樹無
違吾志至今百有餘年之間不敢輒事增築李侯友
仁漢陰相公之後孫也來守是邦首謁先生墓周覽
咨嗟以爲土不敢加固所以遵先生志墓而無識後
之人又奚能知其爲先生墓也於是邑之章甫皆曰
然遂以告於今按使趙公顯命趙公聞卽捐財伐石
走書於德壽俾爲之記若先生官閥事蹟後當有神
道之銘今只書所以識先生墓之意先生諱再祐字
季綏芑山人生於嘉靖壬子卒於萬曆丁巳官至觀
察使 贈兵曹判書是爲表

滄巖遺墟碑銘

洗馬李光庭撰

忘憂堂郭先生當龍蛇之亂身任江淮保障卒收中興之績論當世之烈無與居先生右者而先生不有其功寇賊纔退卽入山餐松與張子房出處略同蓋先生之道本諸忠孝而其發於事爲者奇偉不常方其把釣歧江則其跡似乎果亂未至而鍾夷先壠則其跡似乎恠以匹夫而欲斬方伯則人疑於狂其投戈辟穀則人疑於誕及其義旗一奮而人始知先生非果於忘世寇賊所過丘墓無不發掘而人始服先生之先見忠勇之士與先生同事者多不保其終而

先生超然名利之外昔之我欲斬者爲我而荷劔夫而後人乃知先生之明哲過人而忠義之服人心如此然先生之奇未盡見於世也紅衣白馬出沒若神而狡虜不能測其所爲牙纛山冠往來倏忽而威武不能奪其所守忠謨謹論無所顧忌骨體之臣相顧吐舌而主上不怒其過其出而從事雷轟風驅軒輊寰寓而及歸而謝跡則蕭然江上之一漁父觀其平日所服履者又確乎純儒之操也世孰得而相之哉夫子稱老氏猶龍若先生者殆其然乎靈之滄巖先生晚年之所寓也所謂忘憂亭尚在巖上江流涵

湧其下其左厓壁立萬仞先生臨終以亭屬李公道
純曰唐虞以天下與人大少雖異其心一也亭屢易
主今為先生外裔辛氏之居靈之人士欲立祠其上
祀先生既不得則又相與謀伐石載先生事以其役
屬之光庭光庭駸不足以知先生而亦喜載名其下
遂不敢辭先生諱再祐字季綏玄風人 肅廟朝贈
大司馬謚曰忠翼公故刻曰忠翼公忘憂堂郭先生
遺墟碑云系之以詩曰

粵在 宣廟國運中圯帝哀東土錫我卿士迺捍迺
拯迺薦膚公其人謂誰忠孝郭公襲訓家庭問學雷

龍蔚有神略初笑于庸櫛其長袖釣于江上迨壬辰
歲海寇狂攘守臣懾竄列郡糜潰公奮斗膽義旗先
揭收名散亡作其罷寡朱衣白馬若從天下神機倏
翕電掣雷奔賊奪心魄喘若驚鷹半血干江餘望風
遁相顧脅息震疊挫頓既解晉圍旋收玄昌蔽遮江
右以及湖疆禾麻奮張民安于磐為國根本卒濟時
艱疇勳定次孰居公先公不自有推與禪榻士樂忘
死民勇於鬪帥臣列將須我指授丁酉再跳火旺事
急我義益壯強不敢逼遂全孤城賊亦尋退投去兜
鍪托跡方外 上眷孤忠曰予干城委以閩閩間牧

罷氓松木之場 教書頻繁大燾龍幡布衣山冠往
來翩翩誰泥誰挽有截滄巖洛水之岸擢出穹壁走
迴層瀾我亭其間魚鳥與羣一片江月鳴琴洄泂仁
義良朋胥來盤旋惟進退憂類不可紓以揭以號其
欲忘諸帝懷白天下詔巫陽時其大訖憂不可忘乃
作雷師紫氣以迎公去巖空江鳥悲鳴六十六年瓌
偉磊落文武儒仙輝赫其跡奉山毫芒雷鼓雲中聲
揭華夷士尚餘風有矗其樹有卓其烈有來過者宜
豎其髮

傳

輔德張大維撰送史院

郭先生再祐字季綏玄風人黃海監司越之子南冥
曹先生外孫壻也天性孝友器宇宏遠識周庶務勇
奪三軍居常處閒恂恂然直柔耳及至臨利害遇事
變確乎其不可拔先大夫嘗牧義州公在側三年一
不近色時公年二十餘人服其操焉後陪先大夫入
中朝相者異之曰後來必為大人當名滿天下云嘗
從事文學兼通武藝累捷鄉解又副庭試下帷明經
人莫之先丁父憂喪祭盡誠有愛妾病革請一見而
死公曰訃可聞也見不可為也其執禮之嚴如是服
闋遂棄舉子業構亭岐江上翫笠芒鞋漁釣自娛為

終老計壬辰之變杖劍首起以報國討賊告家廟屏
妻孥托其友許彥深傾家財募壯士據新反之粟取
草溪之兵通將潰卒俱收并用設施號令雷厲焱飛
當是時也人心淆亂變將中起公繩之以律且諭以
義軍情帖然遠邇響應從賊將安國司聲言向全羅直
抵鼎津公乃置壘要害多伏強弩草山設疑兵賊不
濟而退由是陸路諸賊并趨左道矣揭號天降紅衣
將軍日擊江賊士未習戰怯於赴敵公着紅衣挺身
先之賊炮雖齊發而終不能爲害又有良馬自至公
取騎臨戰疾驟如飛衆以爲神助益恃以無恐連戰

皆捷勦殺甚多而亦不斬馘焉撫士卒如家人雖最
下者盡其情及用法雖親貴不少貸焉賞罰嚴明血
誠動人故能得其死力都事金穎男聽公規畫事方
就緒而金巡察晬稱勤王到龍仁奔還公諭于衆曰
方伯築怨已稔民怒極矣性執而苛掣肘必矣與其
僨事於後曷若祛患於始將在軍中苟利於國可以
專之列罪傳檄疏聞 行朝方伯怒之以叛逆論
啓令軍官金景訥等移書目之以賊公方馳援晉州
倚馬而答曰義賊之分天地知之是非之判公論在
焉惟晬之黨不得於言求之於秉彝之良心可也人

皆傳誦謂其辭嚴義正當與紹興詔草跋相甲乙也
招諭使金誠一初到居昌見檄文錯愕疑訝問於朴
學諭思齊曰再祐何如人也方伯命使安敢乃爾答
曰生與再祐自少同處乃是忠孝底人平日讀史至
世亂時危必慷慨憤歎或至哽塞每言我家世受國
恩若遇事變當捐身以之今日之事雖未聞知然想
其素意只知有國事不為身計監司大失人心出境
已久今忽還來衆情解體事不可為故必有此舉也
招諭使色變作而言曰朝廷處置未可知也吾當救
此危命遂反覆馳啓 上嘉之命賞賚䟽人特賜温

諭公雪涕厲士兵勢益張屢勝之後賊望風而走江
右湖南賴以得完為恢復根基焉始授幽谷察訪刑
曹正郎以領兵皆不赴厥後歷興星州晉州政清如
水明似神君匹馬布衣去來飄然未嘗久於其任也
體察使李元翼使公治岳堅築石門議欲悉衆一戰
以決勝敗將使揚總兵移駐嶺南公言今日之計姑
為羈縻修山城繕器械畜資糧在我之勢可以戰守
然後待時而動此虛虛實實之法也虎在於山其威
自重龍在於淵其神不測虎出於野童豎逐之龍出
於陸獷狴笑之天兵之在湖路虎在山龍在淵之勢

也若來嶺南是虎出於野龍出於陸無乃不可乎君相造命願勿自沮以圖全勝以壯國勢體相謝曰今見復書不覺下牀屈膝有將如此何憂之有丁酉秋賊大舉入寇公以防禦使守石門移陣火旺人人皆喜以為得大將公纔入城賊遊騎已到一指揮之間士氣百倍斬犯禁違令者以厲衆心積薪於舍館以示死守設內城嚴部伍勅諸將一軍股慄視公如雷電鬼神賊既薄城從容談笑但令堅守曰渠自知兵豈肯輕犯經一晝夜果不戰渡江而西屠黃石陷南原列鎮皆潰體相命公解兵公飛報曰齊城七十即

墨獨全唐兵百萬安市能當列城雖罷獨不可為守乎拒之不從體相以城危兵少難之公亦以喪去軍民慷慨失望議者以為是舉也賊雖交鋒必為公所挫且以孤城晏然談笑抗方張之賊而全四邑玄風昌寧靈山密陽生靈非公忠勇孰能之公遂避地蔚珍僻處杜門不以流離而持服惟謹謂草土之中不可向人有求與子侄共造蔽陽子質以取資邑人號公廬為防禦使店云累命起復陳情不起後秉節蔚州貪官驕將皆屏息革心焉欲繕島山城以作必守地朝廷不許公謂不得其職則去抗章棄歸臺官洪汝諄等以

瀆慢効之遂被謫靈巖未幾 賜環入琵琶山餐松
辟穀蕭然若一道人也 聖上嗣位暫起從仕君臣
之義不欲廢也上注意委任特拜觀察閩帥皆不赴
就鷺山滄巖為栖息地扁以忘憂有筆牀藥臼一琴
一船永謝煙火淨掃苔磯忘機漁釣萬事蘧然於
時政得失有懷必達至閩邊鄙可虞輒愀然曰設有
警急吾當赴難此其憂世之念固未嘗少弛而亭之
有扁志不忘也卒之日雷雨驟至紫氣冲霄雖深山
窮谷莫不驚悼如失長城焉上深加痛惜亟命給需
致賻遣禮官祭於其廬

贊曰惟公豈不誠大丈夫哉臨亂效忠義也知止勇
退智也赤松之遊一絲之風灑落光明特立宇宙意
者天以全節畀公扶我九鼎歟誠使處之廊廟必且
身佩安危為 社稷臣可謂文武全才命世鴻儒如
有尚論者槩見倡義之迹只認為將則何足以知公
哉或言南冥先生於公擇以贅之又訓迪之噫同明
相照同氣相求得公於先生之門不亦宜乎

學論語

傳

清城金錫胃撰

郭忘憂先生再祐嶺南玄風人也字季綏父越當

忘憂集

卷四

附錄

二十八

明宗朝擢庭試著聲官終觀察使公亦能文累捷鄉
解庭試明經然非其好也為人沈勇多大慮氣通武
事平居恂恂然若無能者時人未之識也獨越奇之
公嘗從越朝 帝京師有相者見之曰子當立名天
下隣有富人女貌美其父甚愛曰嫁吾女必為宰相
妾公聞而求曰若必欲為宰相妾者與我其父奇其
言遂與之頃之越卒公居喪篤禮鄉人稱其孝公因
棄舉子業結茅為亭於歧江之上時從釣徒以自娛
至 宣廟壬辰年已四十餘時賊酋平秀吉大舉兵
入寇號三百萬先陷東萊嶺以南皆震左右巡察節

度皆懼庸奴爭棄鎮鳥獸竄俄而賊連陷十餘郡
遂躡八路昇平二百年民不見干戈無一人為國家
慷慨奮死志東向而發一矢者公在宜寧田間獨憤
然倡曰方聞重職也惟務為偷生之計不念國之存
亡在野者可以死矣遂散家財募鄉中壯士括妻妾
璣縞之歸盡與壯士妻子不旬且數百公諭勵以義
故衆皆願從死先是公從父赴京師也 天子賚以
紅錦公藏之以待用及是裁戎服以着具鬢笠歸白
金左右絳羽自號紅衣將軍歷日祀越廟告以舉推
田牛大饗士取草溪之兵發新及之粟將扼嶺右路

是時賊將安國司聲言取湖南日引兵西前鋒已到
鼎津距公軍亡數十里津有淖不可行賊先使導者
擇高燥設木旗之將以朝日渡公調知之夜半率麾
下壯士馳至其所拔其木易置之淖中因伏以俟賊
果至至則陷淖中莫能脫伏遂發幾覆之未幾賊兵
大至公度兵少非計卒難破不破無以保鼎津公乃
擇驍壯者十數以從白衣紅衣乘白馬從者皆如公
服騎亦如之鼓譟出直薄賊城壘左右馳以誘之賊
覩其為將空壘而追行十餘里入山谷失公所在賊
方驚疑忽見前崖有十數壯士又皆紅衣白馬鼓而

譟賊又大驚追之俄傾又失之但聞鼓角殺山旗幟
草阿左右賊愈益驚咸以為神且眩不識衆寡不敢
追公伏强弩邀之於舟中從樹木叢密射之輒殪追
覆之江崖水為不流其設機應敵少擊衆多此類公
所騎白馬初不知自至倏疾如飛雖砲矢齊發莫能
中賊尤以為神公或於馬上自擊鼓徐行或吹笛鳴
笳迷賊賊卒不能逼賊後至者畏公皆不戰而退亦
莫敢右鼎津一步咸趨左路威聲大振事聞朝廷首
擢為幽谷察訪時巡察使金晬協二湖兵勤王至龍
仁見賊六名潰晬亦還公憤曰往者節度先失軍當

斬碎不斬又簡一方精甲以自衛不疾趨援君父今
乃不見賊先跳賊非在倭矣遂移檄狀碎八罪聞於
朝請斬之碎亦上奏奏公叛朝議大駭招諭使金誠
一駐居昌見檄文亦愕眙失席招募下士問曰再祐
何如者公等有與再祐知者乎前學諭朴思齊曰吾
少與再祐同鉉槩再祐忠孝人也其居喪以哀稱其
平居讀史至時危世亂忠臣義士之跡必慷慨憤歎
哽塞不能言不知涕之縱橫下也每言其家世受國
恩至渥厚若國有危亂當以一死報終不顧妻子惜
不貲之軀以負國今日之事雖未能知其素蓄積只

知爲國而不知爲身計也因言碎積失一路心且無
以慰忠義望者誠一蹶然而起曰嗟乎烈哉然未知
朝廷何以處之倘有誤吾當以百口保乃上聞具
道公本指所以爲忠義奮發狀又移書公碎兩止之
朝議始釋尋擢公爲刑曹正郎遞碎巡察公益感勵
雪滂誓壯士直赴晉州與上洛君金時敏連擊賊破
之威聲益振當是時諸路義兵四起趙憲起於公山
高敬命起於潭陽金千鎰起於錦城金沔起於居昌
俱以功將公然卒皆敗死業不竟獨公提單師抗勁
敵大小數十餘戰未嘗一敗光山人金德齡亦以雄

勇冠軍貽書公期以協志恢國賊甚畏如公稱公紅
衣將軍稱德齡石底將軍石底者德齡所起兵處也
當是時二將軍名最盛公撫士卒如家人雖最下者
皆得盡其情號令嚴明用法雖親不貸麾下士遇賊
窘雖萬重圍必馳入出之卒無所傷以故能得人死
力亦竟不敢去甲午賊兵盡撤公已連擢為星州牧
使兼助防將乙未徙晉州治岳堅石門未幾去丁酉
倭復大舉入寇特起公為防禦使使守火旺公聞
命卽勒四郡兵馳入賊遊騎已薄城下將士咸惴惴
無人色公曰毋懼賊亦知兵豈輕犯我哉賊竟不果

犯引而西公弟再祉有一僕犯闌斬之族孽尹生者
有違令亦卽斬之一軍震肅時賊憤壬辰之敗大肆
屠戮所過無不殘破湖嶺之間千里蕭然天將揚元
守南原先陷元僅以身跳列郡皆望風而潰公獨不
動體察使李元翼慮其城孤難守令解兵公報曰齊
城七十卽墨猶完唐師百萬安市能抗列郡雖潰此
獨不可保耶未幾其母在城死公棄軍去旣葬避地
轉入蔚珍地旣僻人稀食頗艱公以為方次苦土不
宜與人干貸手織販蔽陽笠資竒羨以食時與田父
野老處未嘗態色為人矜亦不知為故將軍上連

命起哀中不應服已超為慶尚左節度使公至則請
大繕島山關不行公謂不得職可去乃棄去臺官洪
汝諄劾以慢遂就逮謫靈巖尋放還時方勘宣武勳
自權挾鄭期遠以下或以輸餉請援微勞鋒獨公前
後破賊未嘗上一首虜以微賞且乏姻婭援竟不鋒
公素多病不喜仕宦雖入為漢城左尹同知中樞判
決事出為全慶左右節度三道統制咸鏡觀察諸使
或暫就或不就所實歷不滿數考初金德齡與公俱
為一時名將德齡驍力絕倫嘗手搃猛虎弭尾不敢
動能躍馬出入房闥如平地後株李夢鶴獄竟死不

脫國人莫不傷其冤公亦自以名高心不安乃喟然
而歎曰吾本宜寧一田父素無聞達之志不幸值壬
辰之亂偶立尺寸功以報國家今寇賊已平境內已
安吾身已榮吾可以止矣遂入琵琶山餐松辟穀學
道引 上屢徵不起光海嗣位時北虜初起驚甚睥
睨遼廣間眈眈有東噬志且天子日徵我兵朝廷方
以無將憂海平府院君尹根壽言於上曰再祐才略
無雙且得士卒心當今名將再祐一人而已今乃學
辟穀道引以自逃殆有所托者雖然主上苟以誠召
之宜無不起於是光海遣使特起之公遂稱病篤不

任事不起尋卒卒之夕天大雷雨有紫氣冲霄竟日
不滅公以光海丁巳卒粵明年戊午都元帥姜弘立
副元帥金景瑞率精兵三萬西赴援與虜遇不戰降
至是人愈思公外史氏曰世稱公得仙道能不食不
飢不飲不渴豈其然哉往者公同道人朴守弘與余
祖父同為代言為祖父言公事守弘嘗往公公與語
回舉酒數盃俄而取器傾耳而瀉酒皆從耳孔出公
之仙不仙縱不可解公豈不亦異人哉且不有所托
亦安能離世自全殆與張子房千載同風矣余嘗讀
公遺文至救永昌大君疏其書辭篤剴忠義鏗然然

則公豈真欲離世者哉子房雖辟穀後強起畫迎四
皓計以救太子雖事或成或不成亦可謂同其道矣

忘憂叙

郭世構

吁人之於憂也隨其所處而各有其憂則所以憂之
者雖不一而終無時而可忘者憂也觀其憂之大小
而其人之所以存者可想矣昔我先生以忘憂為號先
生其真忘憂也歟夷考先生之平生當其隱居求志
也先生之憂在於致吾君而澤斯民當其倡義討賊
也先生之憂在於雪國恥而扶宗社當其餐松辟
穀也先生之憂在於托仙而晦跡當其抗疏陳愆也

先生之憂在於頓綱而振維進亦憂退亦憂者先生之憂也未嘗斯須而忘于懷者先生之憂也古人所謂君子終身之憂者斯固先生之憂也而惟其憂之也深故不能忘而欲忘之乃曰忘憂而扁其堂諒於詩存諸中而發於外先生之忘之也其諸異乎人之忘之而所以爲先生之憂也歟吁使先生大用於世而悉展其蘊則其所施設者容有紀極而終至於其志之不得行其心之嘗有憂寧不起後學之長歎也哉吁時可憂也道可憂也憂可憂者先生而猶云忘者不曾忘也世或謂先生果於忘憂若此者曷足以

知先生之爲憂者哉吾於此有感而謹書

忘憂先生別集卷之四

忘憂先生別集卷之五

附錄

賜祭文

光海丁巳禮曹佐郎柳淪
行祭輔德裴大維製進

惟靈光嶽之精百世之士詩書家傳孝友天至彤庭
入殼墨帳明經丁憂投筆雲卧林亭屬茲寇攘四字
橫濱紅衣倡義首起敵愾始扼鼎津兇鋒曳甲百戰
歧江長波渾血一檄成罪千里抗章父母好音肇自
西方雪涕呼天白日動色鞠躬盡悴保障有截遂全
江右以暨湖南卽墨猶存齊亂可戡爽惟重恢伊誰
之力肆庸王汝荐授以職劇地分憂霧捲越石細柳

開營威行草木歸歟辟穀七里灘頭兵間子儀盛際
留侯建予嗣服注意好述賁然來斯爰摠禁旅京輔
甘棠方勤企佇野性難馴鴻毛忽舉世以重輕倚如
長城新命乍降櫜馬俄驚彼蒼不憖予懷曷極精忠
偉節九原難作克襄有需既賻且奠庶其佑之歆此
明薦

賜額祭文

肅廟丁巳
三月初四日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裴正徽諭祭于玄風縣故壬辰倭
亂時義兵將郭再祐死節臣郭越之靈粵歲執徐夷
制邦域有烈丈夫義發討賊先據教倉庸壯兵力守

無不完戰無不捷南土賴保江賊競懾紅衣天上良
馬軍中或山而野或西而東霆駭風翻人以爲神以
庸加秩 恩諭屢宣金章紫綬于牧于府橐橐戟燾
以統三道功成拂衣琵琶其居中興三策幽朝一疏
謀猷克壯倫常以植詩書之將淵源之學百世聞風
孰不散式黃石之陷亦曰有人其人揭揭服禮冠仁
莅茲一方恩浹于民逢時之虞揭義殫誠主將潛遁
賊乃踰城隻手兇鋒死也爲榮之子之女亦旣孔臧
各全其節烈烈齊光 先朝褒贈次月高班子懷二
臣忠義一門邈矣桑鄉屹然其堂英魂毅魄於焉是

寧瞻依有所忝褻惟馨額號猶闕可無寵錫儀曹攸
舉儒臣之白茲遣禮官酌此洞酌不昧者存尚冀歆
格

禮淵書院開基祭文

顯廟甲寅二月

郭奉元

伏以存齋郭先生忘憂郭先生道德功烈久宜俎豆
之享而至今猶闕士林深惜幸賴地主慕賢慨然於
斯初立揭虔之所以是日開基神其保佑順遂無艱
以答輿望

奉安文

郭世構

惟先生精鍾先嶽質粹金玉應運挺生一心殉國奮

忠振旅海寇褫魄保障江淮掃清區域聲溢華夷功
存社稷德盛業宏道尊學篤立本孝友餘事清白經
綸心上灑落曾中千載大節百世高風進退一身安
危兩責功成就間哲人達識臨池觀魚靜裏自得遺
躅尚在况承警掖廟貌今新斯文有托多士攸宗行
者所式躋右并安知已有叔庶幾精爽於焉降陟時
維孟秋吉日爰卜載薦馨香仰惟歆格

存齋忘憂兩先生奉安文

奉安時未及來

眉叟訢穆

惟祀主報以死勤事則祀能捍大患則祀翼翼二賢
大慮行志忠臣之義逢亂愍凶制義成仁捐軀以徇

能立大行不失不怨不易其賢帥勵忠義克難濟人
安土與民遠引不疑貞白自珍明哲保身悲傷說義
無大無小忠義之表俎豆有報齊敬有廟百代之教

常享祝文

忠義以濟勝敵克難能捍大患寵利不居長往不疑
哲人知微

豎碣時告由文

觀察使趙顯命

墓而不封先生之志凡我後人孰敢違棄墓雖不封
表不可闕士議攸同莫宜沮遏賢侯倡之方伯相之
相國之筆館閣之詞鑱石既訖消吉以豎茲將顛末

用伸虔告

禮淵書院上樑文

參奉金夏錫

炳忠烈於東國揭宇宙千載棟樑新廟貌於南州作
士林百世矜式大小胥慶遠近聳瞻竊惟忠義於古
今實為經緯乎天地處常則庇民而存主世教賴扶
遇變則殺身而成仁人紀斯植是曰大本之立信乎
百行之源當國家累代培養之餘萃龍蛇一時豪傑
之士立功捨讓豈無氣節足稱垂名鼎鍾蓋有事業
可著鳴於世者固難悉舉拔乎萃者有若兩賢恭惟
存齋先生正學淵源素養仁義守黃石而抗賊一介

南朝之侍郎冒白刃而捐軀千古睢陽之巡遠父死
忠子死孝女死烈炳炳一家三綱磨不磷涅不緇拉
不摧凜凜萬丈高節忘憂先生性全忠孝學究春秋
保障數千里江淮功存社稷掃蕩六十州腥穢名聞
華夷晦迹煙霞卓卓乎明哲高蹈歷血封疏懇懇乎
愛君深誠於赫間氣之鍾豈非上穹之意并生一門
之內蔚為舉世之宗使人而得免於禽犢冠裳惠澤
至今永賴微公則吾其被髮左袵功烈終古罕聞高
風峻節足以立懦而廉頑豈但霜雪比操危言謹論
足以扶綱而振紀直與日月爭光故 朝家旌表其

門閭而太史鋪張於竹帛忠為軌孝為則雖舉國罔
不宗師食見羹立見牆在吾黨尤切欣慕頃議一邦
之廟食第之十年之定論榱構屢舉而屢停章甫之
懷恥有日礎礮就埋而就沒行路之興嗟幾年伏遇
柳侯閣下文獻舊家詩禮素業興感前哲芳躅益篤
緇衣之休誠思樹後代風聲首訪白鹿之遺址願新
公廟者聽自為已任不疑不謀而與意允諧斯固發
於咽幅聞風而公議悉愜是所同於秉彝矧方伯之
殫心暨統相之協力樂善而忘倦庶民咸勸趨功好
義而輕財多士不憚敦事既工善而吏勤亦材良而

力贍荊棘初開山川改觀經始何日棟宇忽新宮墻
深嚴美哉輪奐之就緒階級峻整允矣制度之得宜
神陟降在茲彷彿精爽之如見士薦享於此親切警
歎之若承那知荒草野田遽作禮庭文院曠世盛典
可勸忠於方來天作地藏實有待於今日夫既有景
慕之地詎可無感發之機峯巒壁立於東西凜烈千
仞氣象松竹玉森於前後颯爽百代清風庶得於瞻
想之餘莫謂乎典刑之遠凡有天賦之性孰無好德
之心讀其書誦其言尚可豎髮竦體飽於耳飮於口
况有剩馥遺塵伊吾人所貴兩間以其有忠而有孝

在夷險能致一節莫非斯義與斯仁是知根本於一
源豈與道德而二致為學何事所以講明乎彝倫用
力非他惟在篤實乎踐履修於家既定其本施諸事
何患不能庶不怠餘力學文或可綫高山景行茲我
侯致眷在是願吾儕黽勉於斯相勗一言齊倡六偉
拋探東巒峯千點翠浮空日輪轉處妖氛散萬壑祥
風吹域中拋探西戴尼崇崇入眼低當日陶甄餘化
在願追賢範却思齊拋探南一片方塘萬象涵妙契
鳶魚飛躍處須將至理靜中參拋探北正氣混融天
壤塞下結為山上日星同流今古無終極拋探上當

空皓月散陰障心源查滓此時無皎皎精輝人共仰
拋樑下庇得羣生成大厦陽氣方升陰氣消精忠萬
古扶 宗社伏願上樑之後賢才輩出儒教日新涵
養本源根既深而枝旣暢培植元氣山益高而水益
清八孝出第之俗成尊德樂義之風作講習不輟於
昕夕禮儀無愆於精禋師顏曾友程朱明大學格致
誠正之說家伊傅戶稷契賢 聖朝文經武緯之治

請謚疏

郭昕

伏以臣聞記曰祖先有善而不傳是不仁也無美而
稱之是誣也凡爲子孫之於祖先也雖或私語於人

尚不可有所虛美而過稱之况於 君父之前乎且
夫一行之美一事之善猶恐其不聞於後而汲汲焉
者此固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而不容已者至於功
烈存乎 社稷節義關於明教而異數不及於死後
必待上達而後可以張大之者又豈可以祖先爲嫌
而不爲之直述以自陷於不仁之罪也臣卽故嘉善
大夫左尹臣再祐之曾孫也臣祖生有異質器宇宏
遠忠孝出天慷慨有大節而平居律身極其峻整臣
高祖 贈判書臣越牧義州時臣祖年纔踰冠終三
年淹一不近聲色此雖踈節人服其操詩禮箕裘淵

源有自學究春秋文詞夙成嘗居庭試第二罷榜未
幾仍值父喪廬墓三年執禮甚嚴嬖妾將死求見不
許事繼母至孝服闋遂廢舉子業構亭于宜寧之岐
江上隱居求志漁釣自娛至 宣廟壬辰倭寇猝發
昇平日久列郡瓦解臣祖以一書生奮然投袂而起
曰國家二百年培養之餘曾無一人倡大義者乎告
諸父廟指天誓死散盡家財召募壯士首起義兵得
衆數千人揭號天降紅衣將軍號令嚴明士氣自信
遠近響應義旅繼起如本道之金沔湖南之高敬命
金千鎰等是也時賊將安國司將向湖南欲蹂江右

逼至鼎津兇鋒甚盛臣祖馳兵直進遮截津頭且設
伏兵以備不虞水陸並戰累挫其銳賊望風奔潰不
敢復進遂得保全江右以爲恢復根基臣祖之有功
於國家豈其淺哉至如金時敏晉陽之初捷實出於
臣祖之馳援靈山屯倭之退北專由於臣祖之進攻
玄風留賊之撤去亦緣於臣祖之奇謀而口不言功
未嘗上聞 宣廟嘗下教曰郭再祐布置異常殺賊
尤多而不以功自達予尤奇之恨予聞名之晚也臣
祖文集中遺 教尚在披卷伏讀不勝感愴丁酉秋
賊復大舉臣祖以防禦使移守昌寧火旺山城時故

領相李元翼為體察使慮其城孤難守使解兵臣祖以書報之曰齊城七十卽墨獨全唐兵百萬安市能當列郡雖羅獨不可為守乎拒而不從但令堅守嚴部伍勅諸將積薪於舍館示士卒必死一軍倚仗莫不鼓勇及賊將清正率大軍薄城下臣祖談笑自若曰渠自知兵豈肯輕犯賊果懼其威名斂兵不戰渡江而西屠黃石陷南原臣祖當列郡齊潰之日能以孤城抗方將之賊而全數邑之生靈其設施之方功烈之盛亦足以冠諸將而鬼一代亂定之後退居江湖杜門辟穀以為終老之計而憂國之誠匡君之志

固未嘗不倦倦也光海故亂羣兇滿朝請殺永昌大君人莫敢言臣祖冒萬死抗尺疏有曰大君之誅慈殿必不能忍不能忍而如或自決則殿下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辭氣凜然扶植倫常臣祖有如是之勲業有如是之節義而負當世士林之望終能躋享於書院自朝家宣賜額號天恩罔極更無餘憾而第以臣祖生不與元勳之烈死不蒙贈謚之典其於國家褒忠勳獎節義之道抑恐或有所未盡焉一戰士之斬數級者功必見錄况臣祖之功勳乎一朝臣之躋崇班者死必贈謚况臣祖之節義乎

臣聞大德不旌則勸善之道缺矣大勳不賞則報功之典廢矣又聞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古之帝王莫不以是為重焉節惠而定謚所以旌其德而懋其官也錄功而封爵所以報其功而懋其賞也苟其功與德並懋而官與賞未稱則雖在百世之遠亦必褒獎之要使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况其人生於本朝而能捍大患扶植風聲功存社稷義激顛波者乎昔者漢臣杜欽追述馮奉世莎車之功元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荀悅論之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朱子以是語筆之於綱目以此言之則人無

存歿時無古今可封則封可謚則謚固無所不可也且昔程叔子為其祖先上書請謚今臣之所以敢譔臣祖之功德而欲望殿下之褒功贈謚者蓋有所受之也伏惟殿下特下太常舉行彝典褒忠獎節以為後世人臣忠義之勸千萬幸甚

事實摭錄

玄風人郭再祐本儒生早棄舉業有武勇亦自晦家頗饒財聞賊渡海盡散家藏交結材武以為怯盜果悍異於平人跟尋其類說以禍福先得數十人漸聚兵至千餘人及賊入右道倭將安國司者聲言向湖

南再祐往來江上東西剿擊賊兵多死常著紅衣自稱紅衣將軍出入賊陣馳驟如飛賊九矢齊發不能中忠謹果敢能得士心人自為善戰於應機合變軍無傷挫既復宜寧等數邑仍屯兵鼎津江右下道獲安農作義聲大彰

郭再祐又連敗倭兵于玄風昌寧間賊撤屯而遁自此右道賊路斷絕賊兵由大丘中路往來

令李好閔製教書二通付山璫以送山璫即倡義使金千鑑所遣奏

嘉儒生梁一諭湖南一諭嶺南士民末云聞鄭仁弘

金沔朴惺郭趙一作趙宗道郭再祐等倡合義旅得

衆已多本道忠義在今日猶未艾也况再祐布置異常殺賊尤多而不以功自達予尤奇之恨予聞名之晚也今除鄭仁弘濟用監正金沔陝川郡守朴惺工曹佐郎郭再祐幽谷察訪以表獎之教書以路梗閱

數月乃到出廟寶鑑

公字季綏玄風人監司越之子越有五子公居第三病革以章服遺公曰世吾業者必汝也公天性孝友氣宇宏遠豪俠好義識周庶務少從南冥曹先生學南冥妻以外孫女越嘗牧義州公在側三年一不近女色人服其操後越奉使朝京公從之相者異之曰

必為大人名滿天下公從事文學兼通武藝累捷鄉
解又參庭試筭二名下帷明經人莫之先丁外憂喪
祭盡禮有愛妾病重請一見而死公曰訃可聞也見
不可為也服闋遂棄舉子業篋笠芒鞋漁釣自娛為
終老計生四十餘布衣窮居壬辰之亂仗劍首起以
報國討賊告家廟屏妻孥託其友傾家財募壯士據
宜寧之倉粟取草溪之軍器逋將潰卒俱收并月設
施號令雷厲風飛遠邇響應賊將安國司聲言向湖
南直抵鼎津公乃置壘伏弩草山設疑兵賊不濟而
退揭號天降紅衣將軍日擊江賊士未習戰怯於赴

敵公著紅衣挺身先之賊砲雖齊發而終不能為害
又有良馬自至公取騎臨戰馳驟如飛眾以為神助
益恃以無恐連戰皆捷勦殺甚多而亦不斬馘焉撫
士卒如家人雖最下者盡其情及用法雖親舊不小
貸焉賞罰嚴明血誠動人故能得其死力巡察使金
晬稱勤王到龍仁奔還公諗于眾曰方伯築怨已稔
民怒極矣性執而苛掣肘必矣與其僨事於後曷若
祛患於始將在軍中苟利於國可以專之列罪傳檄
䟽 聞行朝方伯大怒以叛逆論啓令軍官移書目
之以賊公方馳援晉州倚馬而答曰義賊之分天地

知之是非之判公論在焉惟昧之黨不得於言求之於秉彝之良心可也辭嚴義正人皆傳誦招諭使金誠一初到居昌見檄文問於學諭朴思齊曰再祐何如人也方伯命使安敢乃爾答曰乃是忠孝底人每言我家世受國恩若遇事變當捐身以之其意只知有國事不為身計故有此舉也誠一色變曰朝廷處置未可知也吾當救此危命遂反覆馳 啓上嘉之命賞賚疏人特賜溫諭李公好閔付詩曰聞道紅衣將逐倭如逐獐為言終戮力須似郭汾陽公雪滄厲士遮截水陸兵勢益張賊望風而走江右湖南賴以

得完時金將軍德齡在湖南貽書曰云云觀年公答

書曰云云觀年金將軍又以書報之公始授幽谷察

訪刑曹正郎以領兵不赴後歷典星州晉州政清如水匹馬布衣去來飄然未嘗久於其任也丁酉秋賊大舉入寇公以防禦使守昌寧火旺山城公弟再祉之奴犯門禁斬之孽族尹生之弟望不入城公使尹生及季甲督還之不肯並斬之積薪於舍館以示死守一軍股慄賊旣薄城公從容談笑但令堅守曰渠自知兵豈肯輕犯經一晝夜果不戰渡江而西屠黃石陷南原列鎮皆潰體察使完平李公命公解兵公

飛報曰齊城七十卽墨獨全唐兵百萬安市能當列
城雖破獨不可為守乎拒之不從會公繼母許氏病
卒於城中公以喪去入蔚珍持服杜門謂草土之中
不可向人有求與子侄共造蔽陽子質以取資累命
起復終不應後以察理使按南邊又秉節蔚州欲繕
島山城為必守地朝廷不許公抗章棄歸臺官洪汝
諄等以瀆慢劾之遂被謫靈巖未幾 賜環入琵琶
山餐松辟穀拜善山安東仁同慶州尚州皆不就戊
申拜本道左兵使己酉拜右兵使統制使皆不就庚
戌上京為副總管就職為左尹咸鏡道監司癸丑拜

全羅兵使皆不就從事京中惟食松葉而已就鷲山

滄巖為栖息地扁以忘憂永謝煙火作詩曰朋友憐

吾絕火煙云云觀詩中公患脹既久子房始覺之問曰

何不早言使施鍼劑也公曰痼疾難醫死生有命余

症非藥餌所治徒重汝輩憂故不言耳卒年六十六

深山窮谷莫不驚悼如失長城焉出海東名臣錄

玄風人郭再祐越之子頗有才略累與賊戰賊憚之

固守鼎津使賊不得入宜寧界人以為再祐之功

洛東江下流自金海入海以上歷漆原靈山昌寧玄

風星州仁同善山以達於尚州又一歧自宜寧達於

晉州卽所謂歧江稍西則鼎津而皆舟所通行之路也壬辰癸巳賊兵皆以江船運糧餉軍器往來無礙而人不知沿江設險惟郭再祐於江中馬首院等處設木杖賊船流下之時爲杖所礙因從岸上設伏急擊多捕賊船四十餘隻其後賊船又礙於江中岸上之軍圍立相持凡八日而賊之在他處者舉衆來援故不能盡捕當時若有火箭及火箭從岸上亂放則賊必盡殲於水中其不能者特以器械不備故耳及賊再動清正自西生浦西向全羅與行長水路兵會攻南原元帥以下皆望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

守者各散去避兵惟義兵將郭再祐入昌寧火旺山

城期死守賊到山下仰見形勢斗絕而城內人靜帖

不動不攻而去

並出柳西庄成龍懲誌錄

郭公再祐甚是奇特令人增氣其與節使相失亦出於忠憤之激不足甚非然若至於生事則甚不可何者彼乃朝廷之官何得如是况朝廷於渠誤事之罪亦甚詳知今已遞免而以令公代之

出西庄答金鶴峯書壬辰

宜寧縣有洛東江下流而一派達於晉州丹城名曰歧江其上十五里有鼎津最爲要害往年義兵將郭再祐聚集鄉曲之民臨江據守賊兵屢至江外而不

敢渡宜寧草溪陝川之境獨得保全耕種不廢

出西屋答

吳遊擊惟忠書癸巳

慶尚右道之事別為通諭于都元帥權慄使之隨勢措畫而專委一人如星州牧使郭再祐者監主其事乘春初農事未始之前或發僧軍或曉諭固城陝川宜寧三嘉等處避亂圖生之民漸次修築而令傍近之民各以便宜入保聚公私蓄儲於其中清野以待賊來則入保賊去則下山耕種此計若成則右道庶有支保之望云云

出西屋時務劄癸巳

宜寧郭再祐亂生之初首先倡義散盡家財以餉戰

士猶且不繼或取江邊棄置田稅米或發無守空縣倉穀以為軍糧人或詬其狂妄隣邑守令有以土賊報監司金晬移關列邑令捕之再祐軍情沮喪皆懷四散將棄八頭流山先生

卽鶴峯

聞之驚歎貽書再祐

獎以起之至云先大夫有後矣再祐於是自謂知己有人奮然再起以先生書掛之旗竿通示鄉里由是人人始信再祐之為義舉監司守令亦不敢沮撓軍勢復振

至丹城郭再祐以赴戰冠服來謁先生與語大奇之同行至晉

當其初到晉陽也城中寂無人影先生與趙宗道郭
再祐舉目山河不堪悲慟宗道握先生手曰晉陽巨
鎮牧使名官而今若此前頭事勢更無可為不如
死為得願與公同沉此江不必死於兇鋒因自引去
先生笑曰一死非難徒死何為匹夫之諒吾不為也
先王遺澤尚未盡斬而主上已下罪已之教天心
方有悔禍之萌倘賴諸君倡義之助得聞列邑多士
之應士為民望民何不從然後分兵據要以遏橫突
一旅足以興夏恢復之功不難辦也如其不幸張巡
之死守可也杲卿之罵賊亦可也君何遽也有如此

江吾非畏死者因詠一絕曰轟石樓中三壯士一盃

笑指清江水清江萬古流滔滔波不竭芳魂不死相

與揮涕大慟而罷

鶴峯詩集作笑指長江水長江之水
流滔滔一作菁川水菁川萬古

金晬行至龍仁遇賊大敗還至山陰移關列邑分軍

命將由是義兵潰裂羣情愈拂郭再祐數罪移檄聲

言誅晬亦陳兵自備又以叛逆馳啓事機叵測

先生憂之復移帖再祐曰云云

見年譜及別錄

再祐即翻然

感悟謝曰逆順之理吾亦粗聞之矣何敢執一己之
見而違閣下之教乎即領兵馳救晉州之圍先生又
力解監司使之釋憾同事亦恐朝廷偏聽金晬之啓

不察再祐之心而加以悖逆之罪具由馳 啓觀年

○出崔訥齋說所撰金鶴峯言行錄

壬辰先生以招諭使初到晉陽牧使李璠竄在山谷城中寂無人影先生與趙宗道郭再祐舉目山河不堪悲慟宗道握先生手曰晉陽巨鎮牧使名官今若此前頭事勢更無可為不如遄死為得願與公同沉此江仍自引去先生笑曰一死非難徒死何為匹夫之諒吾不為也 先王遺澤尚未盡斬而 主上已下罪已之教天心方有悔禍之萌倘與諸君倡率分據以遏橫突一旅足以興夏恢復之功不難辦也如

其不幸張巡之死守可也杲卿之罵賊可也君何遽也有如此江吾非畏死者因詠一絕相與揮涕大慟

而罷 出金鶴峯詩集註

按吳天坡翻轟石樓揭板序云壬申燈夕同陝川守柳公珍通判趙公卿叔相與把盃于轟石談晉陽故事此與賊對壘趙公絕句鶴峯於萬曆癸巳以巡使駐此與賊對壘趙公絕句鶴峯於萬曆癸巳皆嶺南之秀鐔姐之間聲韻悲壯令人擊節一字一淚通判趙公遂刊板而揭之以激後來義士之瞻○天坡此序可謂古蹟而其曰鶴峯於萬曆癸巳以巡使駐此與賊對壘趙公絕句鶴峯於萬曆癸巳言行錄詩集註所載年條職名及事蹟大相逕庭何也蓋柳修巖於壬辰歲年甫十一則似不能詳知亂時事而得於傳聞者可想矣登樓想像感概李二公終始相從於幕下故并舉而稱之也明矣今以松巖龍蛇日記考之鶴峯以招諭使五月初

四日始至咸陽趙李二公不期而會聞先生起義
兵事大奇之貽書招之初十日至山陰留二日將
向晉陽以趙公為宜寧假守李公為三嘉丹城召
募官同至丹城而分遣是時先生以赴戰冠服來
謁鶴峯鶴峯見而異之相許以死同行至晉而趙
公至宜寧一境之人已有所屬更無句當事故即
至于晉而空城無人影三賢鼎坐樓上不悲慟
對酌吟詩之跡昭昭可見至如李公入三嘉境抵
大坪而見廬奉事搜黃溪而招張縣監朴廬三人
來會相約起兵旋八丹城囑二權以招論之意於
是義兵大起鶴峯在晉聞之大喜云云則李公之
必不能及於初到吟詩之日者即其卷中歷歷可
考况崔詒齋撰次言行錄哀集記事二十餘篇而
松巖所記在其中謄述其說而乃曰與趙其郭某
舉次詩集而八梓也既解於題下又註於詩句以
編次詩集而八梓也既解於題下又註於詩句以
鶴峯大笑軒忘憂堂為三壯士苟無所見之真的
豈若是詳錄也大抵詩集註本於言行錄言行錄
本於龍蛇日記三賢記事脉絡貫通昭然若昨日
事只以天坡一序為世所疑茲以并舉而辨之

公之將渡洛也再祐拜且言曰勢已不容於巡察請
散軍罷陣為禰裨從往麾下公歎曰君言則然帶行
不可不得已投左則吾當啓請為玄昌靈三邑都義
兵將小待之討賊寧有彼此但君若投江左江右其
將奈何公指鶴峯時鶴峯為左監司金眸為右
監司故云○出李松巖魯龍蛇日記
獨唯一路人望所屬如郭再祐者忠義素著勳烈在
人耳目民心所信服若舉而任之可以收聚人心愈
於他人使為兵使則必使將士效命如此之人豈易
得哉但寇賊未平再祐歸卧田廬不赴體察之召是
不知人臣急病之義人或非之然亦朝廷制置駕馭

之道未得其宜無以厭服其心致渠解體不肯為之
用耳非其人之罪也若委以一路之寄使得便宜從
事則可以招募舊時義徒聚合嘗倭敢戰之兵猶可
得數千精甲收拾人心激以忠義猶可以把截抗禦
不至於坐待潰散云云出金東岡字願丙
中劄吏曹參判時
方面之任不可不重若嶺南右道則郭再祐可以委
任蓋以一道民心素所信服使為監司兵使號召軍
民則人心必信服前日義徒部曲皆必輳集以此勸
諭士民效死勿去庶或易濟也出東岡與金斗
巖應南別紙
癸巳 宣廟命諸宰各舉所知公薦郭再祐李舜臣

金德齡等才可將至是再祐舜臣捍禦一方立偉功

皆為鉅人名將而德齡以勇力聞

出鄭桐溪蘊所撰
鄭藥圃瑛墓誌

郭再祐玄風世族牧使越之子也有氣節年四十個
儻不羈壬辰倭變聚其家奴及鄉兵奮義討賊盡散
家財以供軍費把截洛江斬馘甚多賊畏之號紅衣
將軍及賊退曰養猫所以捕鼠今賊已平余無所事
可以去矣遂學方術入山絕穀或經年不食而身輕
體健惟日食松花一小片而已蓋得嚙氣之法者也

出李芝峯
粹光類說

江右諸郡首倡舉義者宜寧郭再祐也響應大起者

鄭永川仁弘金佐郎沔自陝郡高縣而激發自爲義
兵大將糾合同志振勵義士雖平日白面書生臂弓
腰箭皆願立於行間其所聚軍丁至於一萬四五千
再三交鋒撞殺水上之賊幾至百數云則其處四鄰
士友之同德同心奮發激起之美可想矣

出徐樂齋
思遠壬辰

招集鄉
兵文

丁巳春州牧耆巖李三省約丹城倅及晉陽人將遊
頭流以余爲茲山舊遊邀書同往清和初旬余率伯
兒從耆巖及數三鄉人並轡約會於七松亭行至州
西廣灘上黑雲一片自北而南風顛雨急雷震電閃

帽不及開策不暇披須臾開霽長虹亘天紫氣冲綴
於東北間一行人相顧嗟訝余以爲此實非常之變
意者其有異事乎遊十一日而歸齊到朴公敏枕流
亭水飯纔撤酒肴將設忽聞觀察使忘憂郭公計而
散以日計之則廣灘上雷霆之變乃其乘化之時也
嗚呼公之仗義而起兵出奇以殲賊則功在社稷名
顯竹帛何敢一二以陳若其中年導引半世松葉則
知公者謂之非凡骨不知者亦以爲非凡骨則稟賦
之異於常人者萬萬而至於微意之所在亦豈衆人
之所可測其端倪哉風襟月袍後漢之水鏡司馬名

忘憂集

卷五

附錄

二十一

稱爵位前漢之留侯子房豈意不病高人遽爾乘雲
駕風雨策雷霆若是之神且異也蕭何之孕昂傳說
之乘箕從此益信而虹探他日橫駕斗牛以助日月
之光明者亦可想於冥冥之中矣因書一語以誌異
蹟且寓公私之勸焉出成浮查
汝信記事
牧使金時敏與義兵將郭再祐同聲相應約為唇齒
郭公遮截洛江使賊不敢犯境壬辰
十月
第五日義兵將郭再祐遣勇士沈大承等抄率精銳
百餘人乘夜而進人各持五枝炬羅立飛鳳山上吹
角大呼城中高聲以應之賊徒疑有援兵大至相傾

失色出浮查晉
陽金城記

遺事

先生器識磊落未嘗輕與人交或氣味相好則頻頻
往來別致情款至於好學之士勉以成就特為愛護
其待人接物小無表裏
嘗語鄉里子弟曰律身當如壁立千仞持心當如冰
清玉潔又曰清靜寡欲四字為已治人之最要訣也
人有及門請學者先生曰師道甚重吾何敢當且今
時勢如元豐偽禁可畏諸生莫若尊所聞行所知也
遂杜門屏容時子弟以歸斯受之之義白焉先生曰

爾不見眩蠹之禍萌於此乎況不及前賢而敢以師道自居也

晚居滄巖以魚鳥自娛而易春秋性理等書嘗閱於案天文地理陰陽醫藥諸家無不旁通或夜靜月明手撫五絃琴以寓古意

每以兄弟叔侄之異居爲歎其往來舊庄先謁家廟次與兄弟一堂和悅眠食不相離

伯兄再禧早夭無嗣只有庶子源先生曰既有血肉則立后非法使源奉其祀先大夫宗祀歸于仲氏伯兄歿後嫂崔氏在先生一以事兄者事之且視源

無異已出分已土田臧獲以與之嫂叔嫡庶之間恩禮備至

先生早明星曆嘗因京行到烏嶺見白氣彌亘南方驚呼曰塞氛惡矣七八年後鯨波其漲東土且苦兵矣在傍者或哂或疑之

許氏妹嘗言吾兄平居和順而及其怒也眼光射人自然褫魄矣

明將劉總兵紱駐兵于八莒先生往其營有一明人見之曰此郭令公耶龍眼鳳眉天挺殊姿宜作萬古名人

壬辰亂初先生在宜寧而繼母許氏及一家在玄風
避入琵琶山中先生以爲非遠害之所急往奉來至
率禮夜深且飢時倭賊充斥先生入舊家覘之則老
婢爲倭炊飯道其所由得三斗飯以救一行渡江踰
嶺入處于山谷中出而倡義後賊入琵琶山酷搜三
日玄風避亂人幾盡屠戮而先生一門終始保全
倡義初妹兄許彥深有家僮數百先生曰得此則軍
伍可成遂往請焉許不應先生怒曰不急國難非臣
民道理令力士曳出彥深獨于將斬之彥深驚惶謝
罪盡以其僕歸之

辛礎靈山人也性清嚴多方略亂初直赴麾下先生
一見嘉焉時叛賊孔好謙爲倭向導先生欲捕之問
于幕佐辛公曰吾當捕之用奇謀縛致陣中卽斬
先生爲一道義兵大將時南進士慶生應鄉兵赴麾
下以死自誓因上書論兵事

守火旺時慶州人權士敏以書生募義士百餘人自
公山來助

投贈詩章簡牘

勸就察理使

李峻蒼石

憶會腥穢染吾東公乃登壇倡義風能使神州免沉

陸若論偉績配治洪久聞瘴海淹奇節始喜朝廷記
此翁島醜信然方未已勉須一起濟民窮

醉呈郭令公座下二首

金永暉

今代詩書將誰為第一
功英材殊卓犖偉氣自豪雄
影落江湖外名垂天地中
邊烽看正急鵬翮行搏風
鼎津當日事走卒也知功
萬里長城在三韓氣勢雄
且看黃石記休戀白雲中
他日江湖上桐江處士風

奉呈忘憂先生仙案

進士申易于

鷄林秀氣鍾英傑身值三邊搶攘時
黃石秘符曾小試赤松遺跡已先知
功翰再造寧要世道入長生不

患飢弱植區區追末照他年欲遂汗漫期

右四詩乙巳以前

奉呈咸鏡監司令公行史二首

文城後學漁適散人

角巾江北又山南青史功名不願參
孤憤滿腔人莫會仙風乖俗子偏甘清
時未必全材少此老猶消北鑪堪報得
聖恩斯已矣爭能噲伍儘多慚
沉碑曾笑社征南好是三才我亦參
烏鷺白玄忠與孝松筠風雪死猶甘
壯圖難把常情揣特地方知力量堪砥
柱千尋橫潰處丈夫當此始無慚

奉送郭方伯閣下還山三首

東湖狂生

瀝血三書奏九闕人間毀譽開
蚊蟲行藏豈為身

榮辱進退元關國重輕
白首未寒滄海約丹心猶固
奉山盟倘教要祿功成後
誰謂張良見獨明
任重由來責必大也能隨事見
幾先只因獨立紆
宸眷未忍長辭脫世緣
廊廟方推天下士蓬萊休作
海中仙時人豈識留侯志
許國丹心一寸堅
咸鏡雄藩國北脊明公才調武
兼文祗緣忠謹違當
世豈爲湖山負聖君鯨海已能
籌壯策燕然不必
勒豐勳他年倘訪伽耶路
鶴洞書莊鎖白雲

奉送郭將軍還山

掃雪翁

簡自宸衷鎮北門公何留念故山
猿綸音珍重方紆

寵賜馬遲回尚戀恩
人道術高微罪去我知思遠
憂存餐松絕粒非吾願
許國初心永不諼

次前韻奉送還山

漢上病敦寧

匹馬飄然出國門
誰言一念故山猿
驚時榮寵還思
義稀世君臣不主恩
自訝懷傾心便照方知目擊道
斯存班荆此日終南麓
槃澗君應亦不諼

奉別郭處士

企致遠

黃冠不合紳銀簪竹杖芒鞋返舊林
夢冷功名丹闕遠盟堅松月緋蘿深
致君本欲唐虞世遁跡寧無稷契心
衰草夕陽歸去路故山楓葉滿秋岑

右八首庚戌在洛時別章四人只書別號而漢上病敦寧卽漢陰李公餘未詳姓諱一依舊本書之

贈別

司諫文勵

遮蔽江淮保我東中興基業是誰功百年共結桃園契今日臨分淚洒風

老范胸中萬甲留寇公鎖鑰壯邊籌須將東海千尋水洗盡乾坤萬古羞

送從弟季綬赴左廂并序

蘆灘郭三吉

飛將之稱旣光簡策榮寵之隆又極荆門不
惟餘慶有裕亦知才德過人也埋沒田間遽
膺重寄絲毫不戒累忝非細吾實憂之君其

勗哉公清忠直惟君所長不必勸勉捨是何

言儉耶諛佞病民為最訓誡丁寧今其可忽

咫尺相望睽阻尚多天涯遠別會合難期臨

別握手一淚千行

千里相思白盡頭歸來幾度詠三秋如今又作天涯

別流水浮雲八病眸

滄巖亭下奉呈

申之悌 梧峯

蒼江一棹白沙涯日朗天明浪有花回望巖亭不忍
去紅塵客奈白鷗何

奉呈

呂大老 鑑湖

韓相辭糧日君平棄世初心間是法道地勝足仙居
歲月花開落行藏雲捲舒待成文武火為我鼎留餘

謹次忘憂亭韻

朴壽春菊潭

功成既盡閣凌烟勇退還栖洛水邊早謝人寰辭火
食晚茹松葉飲清泉晦韜知足稱賢達樂道怡神爽
玉淵剩得忘憂那箇趣留侯不是學真仙

有名命奉呈

進士成以道

血誠憂國一心天明哲保身十載仙進退此時皆有
義曾中寸鐵只要堅

中朝龔夢賜抵先生書

春間過蔚山乃承華筵寵錫禮意慇懃遠人佩矣感
矣生前送畫縫二匹為翁建樹大斫風颺披拂威聲
四達使麼么賊子聞風膽落翁之事功振古稀奇吾
中華莫不聞知亦載稱翁之重望於簡策遺施不朽
欣羨欣羨海事告竣生班師期促恨不能挹辮顏於
久長也悵望茲因家奴東來之便專啓問候併奉上
徽扇二柄絨巾一頂聊伸鄙意敢祈笑納為幸侍教
生龔夢賜頓首拜冲勞換外具青布一匹有倭刀

祭文

申之悵梧峯

惟靈山岳孕秀江河炳靈宏材偉器間世挺生詩禮

之庭承訓獨立函丈之門薦賢三復埋光鏟彩博帶
褒衣國有誠臣世亂方知徂茲冠至肉食多鄙倡義
恢邦自公伊始大樹謙虛馮異不誇雲臺烟閣衛霍
何多鷄鳴異態牛驥同視忠謀謂迂直說歸異任人
榮辱由已進退初托頤養寔欲韜晦彼洛之涯有亭
蕭然揭扁忘憂餐松學仙烟花漁釣從我所好超世
高蹈永矢不告一聖朝旁招遇禮殊隆時非不遇公
實難容卿月昇掌客星還山華陽鶴斃碩人之寬顧
瞻始終誠不區區其行其止一大丈夫曩日雷霆合
沓風雨振蕩山河轟殷宇宙逮聞長逝卽在是日想

像精英有感冥默義檄忠疏尚在人間昭如日星激
人心肝自蒙傾蓋金石青熒作宰南來忝近門屏清
齋夜月桂棹春波酌以流霞喫以瓊麻屢接清塵消
我吝萌馨效在耳已限幽明過候之日是爲永訣留
恨平生病未執紼今斯辨香聊薦菲薄不昧猶存庶
幾來格

又

李厚慶畏齋

惟靈瑚璉之器光徽之精自在幼穉屹若老成孝弟
于家忠信于鄉閱盡百氏早志立揚霜刃未試半世
田園生際不辰海寇橫奔列郡瓦解廟社蒙塵于

官鳥竄 龍駕西巡公於此時倡起義兵散盡家貲
雪滄推誠初捷鼎湖屢逐岐津江右列郡獲免沉淪
威聲所振遠近咸服功高益謙大樹不伐褒獎歷試
出自 宸衷東南秉鉞恩寵斯隆念斷富貴志堅
壑卜築江湖韜光晦跡煙朝月夕倘佯自適餐松調
息匪心學仙怡養功深謂享遐年云胡一疾遽至不
淑龍亡大澤虎逝喬嶽行路咨嗟知舊痛惜若我無
似早許相識從遊歲久情誼最篤連牀細話肝膽共
燭今而已矣奄就窀穸身廢疾病未克執紼感念平
素悲悼難抑敬使迷子代薦菲薄英靈不昧庶歆洞

酌

又

縣監郭永禧

惟公天挺之豪地靈之傑制行之高好善之篤才兼
文武性全忠孝人稱碩德邦擬美寶時丁陽九亂極
猖獗千官擇栖萬軍棄甲望風瓦解孰為前驅公於
是時一介寒儒唾手奮呼義以為倡瞻聆所暨應捷
影響人無尺鐵士張空拳天降紅衣咸願死戰威撼
山嶽兇醜膽落恢我疆場匹夫之力功蓋一世春隆
九重如何辭退更秘孤蹤觚稜難削杓鑿不合志堅
辭爵俾連高節托跡導引子房明哲出焉處焉一出

於義夷險不變古之君子六尺可托百里可寄仁必
有壽宜享遐福那知一夕奄易曾簣哲人云亡彼蒼
難詰惟我於公情義最厚親則弟兄義則師友雲樹
多年張夢徒驚聞公之訃慟迫中情身縻疾病未卽
奔哭追惟今日愧負何極執紼新阡余懷之悲上為
國慟下哭吾私一酌敬奠千秋永訣音容靡接痛矣
何及情義所在無間幽明公如有知尚歆卑誠

又

郭赴省齋

大東之南男兒遠沒君親一體奉盡其職勳如崇嶽
輝動竹帛然不志穀霞外理紫桂臯丹竈蘋洲玄鶴

世莫敢攀優游且哲灑脫榮利古今難得得其難得
百代英傑嗟吾情分與同氣若欲談平昔奈此哽塞
不昧者存庶幾來格

又

府使郭弘址

恭惟我公德乃天成麟姿鳳質玉相金精首舉義旅
奮自草蒿不階上命不惜鴻毛秋霜劍下烈日心邊
一鞭縱橫天與勇拳氛侵一掃乾坤再霽烈烈精忠
天日照揭節貫冬松儉出天性清浮冰玉公似權鏡
服膺師訓不惰朝曛咀嚼是道益工斯文禮無期合
義自不悖萬鍾猶雲千金視芥晚來風節松子從遊

江湖事蹟范子二憂鉄鉞兩疏歷歷忠丹愛君一念
炳炳琅琅龍蛇事業遠聞華柳經術行誼望重儒林
那知一朝仁壽莫恃呈日晦彩山河收氣和容雖隔
德不朽嗚華嶽氣節難再覩嗚一劑清水真精英嗚
魂兮未遠鑑此誠嗚

又

都事安璫

惟靈板蕩樹幟砥柱勁節江湖辟穀大雅明哲邵子
人間六十六年孔明遺業五頃薄田畱為世紀化作
天經昭簡策烈烈芳名煙埋故園雨浥寒松一盃
哭真彷彿雄風

又

朴敏修

嗚呼白日青天奴隸皆知而謂之知天則未也高標
懿行衆人皆知而謂之知公則未也凡今之人知公
者誰以其清介脫俗而知公則公之所守非特此也
以其忠孝貫日而知公則公之所能不惟此也以其
長往絕物而知公則公之素心未必此也蓋公之所
以為心則常欲其善善而惡惡也常欲其扶綱而振
維也常欲其澤民而致君也欲以行道而道既不合
欲以匡時而時既不可則寧卷而懷之以全吾性命
者此豈公之素所欲哉故松栢之糧麋鹿之羣自外

人觀之則可謂高矣而公則不自以為高
清風掃門
明月侍坐自他人言之則可謂閒矣而公則不自以為閒
亭亭皎皎物表霞外自衆人論之則可謂潔矣而公則不自以為潔
其心之常若有思其顏之常若有憂噫其真忘世者耶其真學仙者耶未嘗忘世而人以為忘未嘗學仙而人以為學噫知公者鮮孰識其貴嗚呼使夫公見用於世得展其所學則扶持世道澤流斯民者容有紀極而使夫公不用於世終不得展其所學則天耶人耶孰使之然耶嗚呼使夫公而既不得行其志又不得享其壽悠悠蒼天此何理

哉嗚呼臺巖蒼蒼清洛泫泫爰築佳城是公幽宅顯晦分焉生死訣矣舉聲長吁腸摧心裂手輟陳詞庶幾來格

又

鄭毓

惟靈山鍾其靈水儲其氣妙孕元精乃生夫子百世真儒萬古丈夫文章餘事忠孝是模早得依歸南老之門提撕警悟涵養操存登第卽罷退藏林壑閒靜自守觀池魚躍汎濫諸學玩心高明沉潜道腴益篤工程逢時不辰海寇猖獗百僚鳥竄千軍曳甲列郡瓦解誰為前驅公於此時白面寒儒奮自草蒿義旅

先倡威聲所暨遠近應響先據教倉益壯兵力累捷
鼎竝兇徒膽落既全嶺右又暨湖疆妖氛一清東邦
再寧獨屏大樹退伏山阿煙雲臺閣衛霍何多托跡
赤松大雅明哲憂國尺疏千載大節噫我先生舉世
孰儔功蓋一時名流千秋嗟如小子仰若山斗及贅
于庭濫荷善誘庶幾終始恪勤擁箒何知一疾遽至
啓手後學何依吾道何托邦國誰扶吾民誰福白日
無光山河摧裂行路齋嗟知舊痛惜歲月迅速卽遠
斯迫幽明已隔死生永訣感念德儀哀淚沾襟謹將
菲薄以寓微忱明靈不昧庶幾來歆

又

進士成攬

嗚呼公見得高明確然自守修身以俟隨遇而安不
屈威武不移貧賤不淫富貴雖不屑屑於學而自能
有天然之懿德則真可謂大丈夫而庶幾三代上人
物矣少事舉業懷寶不售結茅江湖消憂琴書不幸
遭變首先倡義敵王所愾山河正氣九重嘉乃分極
布衣賸彼江曲詢訐且樂栽松蒔竹樂飢成趣不幾
於遯世而無悶者耶齋志未施一病難醫將民之無
祿而天莫之遺耶嗚呼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不
可謂不壽而猶謂之不壽者以公之身能繫安危於

國家而信義之在人愛悅之不已也敢真一酌以哭
公私不泯尊靈庶幾來歆

挽詞

趙綱龍洲

揚鑣昔日掃妖氛婦女猶知郭將軍身作斗南真壯
士名遠麟閣徹侯勳張良黃石今無用李泌白衣徒
解紛歸卧松雲驚一夢空餘大樹識封墳

掉頭名利入深林苔徑曾無車馬尋誰道神仙多詭
誕猶將芥曝代規箴充糧有栢嫌梁肉戴眼觀天等
古今順化終令秦失哭世人方識此翁心

公昔蒲輪入洛陽我登賓席躋龍章鶴形枯骨降三

界猛氣英風振一堂方賀吾王能得士豈知今日却
摧梁可憐籌策誰從學謾道人間栢葉蒼

又在濟州謫所聞
先生計而作

鄭蘊桐溪

天降當年首義師能令東土免侏儒論功不在分茅
後辟穀非因慕誕爲一劄告君昭國是片言驚世振
民彝如今無復長城在識者空吟殄瘁詩

又

申之惺梧峯

四海奇男子磊落不羈情當時知南綽舉世棄君平
不有日本寇殆失天下英奔波聳砥柱舍木填滄溟
義倡江右起名傳國內傾縱未快汛滅亦可漸掃清

誰爲司軍命虛負出師誠祖逖減晉鎧廉頗失趙兵
坐嘯轟石墟行吟滄海營盤鷗鬱悻悻慨鳴鳳吐崢嶸
有識起激昂無識駭瞻聆早決漁釣計高追鸞鶴征
得喪坵塞翁隱淪南郭生江湖雙芒屨宇宙一草亭
遐逝慕赤松晚節托黃庭容膝斗屋小放懷天地宏
寧忘北辰拱轉赴東閣迎乘驄非本意好龍是虛名
金掌辭卿月雲灘還客星松老筋骨勁竹瘦琅玕鳴
龍鍾初披霧風雨共浮萍蒼茫公嶺榭蕭瑟球琳汀
塵沙相感動金石兩青熒此來覓丹砂曾返掩仙扃
閒忙雖弦矢經過尚門屏玄津嘔元和烏石分清冷

青春景陽舟白日流霞觥浩蕩八蔚藍恍惚超玉京
清飈散宿吝爽氣迴餘醒前遊戀勝賞追會待芳盟
好事還鬼猜長別忽心驚何山占白楊通日閉佳城
神僊本英雄出處有權經懸知學餐松不是希引齡
陞沈不苟就忠義誰能評恢邦倚公始言烈無爾爭
轅門誰衛霍煙閣輝丹青謙虛大樹下頤養金光精
惟信來破琴錯認去吹笙公在鷲山重公亡鷲山輕
乾坤色黯慘風雷勢鏗轟蛟龍出九地江海掀百靈
奔走擁羣帝光芒射長庚君牧人固有寄歸公自寧
餘生歧路艱殘歲鬢髮明相顧漸彫落羈遊轉伶俜

他時過江舍疇與倚風攬空思撫冰微無復傳霜橙
題輓替白馬執紼違丹旌蒼然五內熱不禁衰淚零

又

承旨李彥英

天借唐家郭子儀英雄籌策濟艱危掌中白羽傳三
箭腰下青萍定一時李廣難封人共惜張良不食世
誰知人間一大分明事歸卧松風大笑之

又

李厚慶畏齋

稟質素真純雄豪又寡倫高材早擢秀巨壑可揚鱗
躡躑蹄頻蹶低垂氣未伸麒麟屈草澤駿馬伏沙塵
獬冠時充斥龍旌乃遠巡王孫提尺劍義氣薄秋

旻敵愾全江右橫戈截海濬勳名光竹帛風烈動

楓宸鳳翮誰能繫鷗情竟未馴風塵辭紫闥漁釣返
黃巾辟穀非忘世談仙為保身龍鍾曾托契晚節喜
居隣秋月乘舟夜春風對酌辰忘形耿耿開抱話
諄諄自擬長如此寧知遽及真山河收壯氣泉壤閉
高人鶴逝空留柱龍亡只有津煙消丹竈下雲鎖釣
磯濱寂寞亭臺古荒涼花草春舊遊渾就盡衰謝倍
酸辛

又

河惺

河嶽專精秀東南命世儒鳳毛丹穴裏鵬翮碧雲衢

忘憂集

卷五

附錄

三十七

百代奇男子三韓烈丈夫文章餘事業忠孝是規模
袖裏風雲算胸中經濟謨壬辰遭大亂封豕荐長驅
波蕩官軍散風靡主將逋先生奮大義誓死效微軀
家散千金盡身持一劍呼惟知有君父安得顧妻孥
堅壁攻隨破兇酋戰輒俘鼎巖巖鎖柵釜浦絕窺覷
斬獲皆歸士勲勞不計吾洛東因有截江右賴無虞
誰識邦重拓端由嶺一隅山川清穢氣湖海占名區
契活數間屋襟期三尺梧駒難食藿繫鶴自餐松懼
世亂三軍帥功成一釣徒駟鍾猶弊屣軒冕等泥塗
身縱江湖遠心存 社稷扶辭嚴討叛逆義凜斥姦

諛正議人爭歎忠言 上曰俞徵書雖屢至初志不
終渝豈意災水稼遽然夢隙駒深山悲虎逝大澤慘
龍殂虛幌愁猿鶴空江恨鷺鳧塵床餘古劍舊業有
殘瓠嶺海軍情慟楓宸聖念紆遣官具縗禮賜賻備
喪需忠義生能盡恩榮死亦殊顧余愧圭復何幸忝
葭莩慕義思磨鈍承風幾策駑常歎阻嶺路誰意隔
泉途德盛嗟無壽功高奈不圖世情固如此天意亦
難孚一化身雖晦千秋名不枯忍將埋玉壁何處卜
青烏風紉無由執微誠蔑以輸哀辭聊寓臆題罷一
長吁

又

生負成以道

淑氣鍾天東斯人四海雄磊落器度遠傑魁容貌充
文章是末藝本領乃孝忠心期尚古朴世態盡磨礱
早絕干祿計永欲避塵籠生涯托漁釣佚宕期始終
金星動天上腥穢汗域中列郡無男子江淮保障空
投竿倡大義仗劍氣如虹韜鈴運神器軍士擁虎熊
身上紅綃服手中落月弓幟山兵疑衆錐江般不通
鼎巖軍威赫岐江戰血紅兇酋挫鋒銳遐邇振威風
江右因完保王靈漸恢鴻大功堪畫閣高名謾比嵩
劇地連佩符滄海摠元戎明威秋日烈惠澤春光融

偕作修戈戟化行起疲癯憂國懷孤憤封章奏重瞳
餐松自謫居返璞固貧窮丹鳳頻銜詔彤庭暫鞠躬
北關將秉鉞貪官却解銅見幾能勇退椰山杳蒼穹
洛濱開精舍人間謝事功沂遊乘扁艇峩洋奏短桐
臨亂萬夫特投閒一釣翁危言霜雪凜直氣星斗冲
軍民恃藩翰朝野倚棟隆絕粒非學仙明哲孰如公
如何天奪速慟惜軫宸衷事業輝竹帛姓名誦兒童
塵匣遺長劍空江棄短篷寂寞亭臺下悲涼煙雨濛
先壠餘隙地今日卜玄宮題挽哀永訣回首不勝恫

又

說書裴弘祐

宇宙間英傑如公有幾人文章傳世業孝友出天真
投筆親亡日提戈主辱辰馳威江路截設險地維新
洗日功難嘗擊天志自伸清標輕虎竹直說批龍鱗
絕粒非求道忘憂豈潔身江山終有約魚鳥好為隣
丹合宜仁壽星流劍忽塵無依人有慟有用國無臣
風月含愁絕松蘿帶慘辛精忠與壯節千古凜秋旻

又

尹暄

山河秀氣孕英雄列戟由來起草中世外空追赤松
子人間盡識郭令公堂堂忠義孤軍日寂寂江湖大
釣翁捩馬忽驚乘化去黃泉碧落兩難窮

又

黃中允

禮樂詩書卻穀齊當時一劍斬鯨鯢顏從熊鳥方中
駐名合麒麟閣上題早向江湖輕綬冕却乘風雨化
虹鯢本朝從此山河壯千載雄威可止啼

又

成汝信浮查

玉京曾作玉皇臣謫在人間七十春書劍行裝甘沒
齒刀圭契活任全身匡時直疏掀天地制敵奇謀動
鬼神莫道重泉終閉魄長虹應已作星辰

恥隨流俗共沉淪獨守衡茅樂養真千駟未回伊尹
忘萬鍾寧奪子輿貧傷時淚灑巾沾血憂國誠深鬢

失春莫道茹松追異術留侯不是學仙人
俱是姜家外派孫枝雖殊萬榦同根菩提寺裏書千
卷嘉禮村中酒一樽往事悠悠誰解說秋雲漠漠向
天昏著龜已失林鴉滿何處人間聽直論

又

郭揚馨

早歲威聲動海陬晚來風度老江洲匡時直節凌松
栢許國精忠射斗牛安石一身陶冶望子房高躡赤
松遊東南半夜摧天柱千載山河壯氣收

又

河峽

能為家國有無身一夢人間七十春千古紫陽持特

筆子房今日更精神

又

進士文弘運

唐之郭也漢之張別有危言聳四方光岳千年收正
氣舊江無主日淒涼

又

李道純

奎壁分精降我公八稱伊呂挺吾東早褰程雪休休
士晚卧張帷烈烈雄仗鉞初非千禱志茹松終豈做
仙切驚蛇一夕忙收箒謾使高名誦走童

又

李道致復齋

臺巖知幾仞清洛自洋洋噫我先生節山高而水長

當年奇氣孰如公奮義終成衛社功知退難容塵世裏
裏投閒高卧水雲中蒼生幾慕東山謝走卒猶知大樹
馮壯蹟已隨流水逝高名長與日爭雄

又

參奉李道輔

光嶽初鍾間世傑松篁節操鳳鸞姿精忠既效扶顛日
素志還堅辟粒時氣作紫虹歸有所名留青史永無虧
可憐江閣門長掩已矣無從揖舊儀

又

郭赴省齋

公之知考不及則已及則其守貫金石而不渝平生事
在人理大段考為此駢古哲者有幾乎求終始皎

皎獨立之地考冰清玉潔乎千古已矣丹竈熄而煙霞
寂寞考舉世悲哀于竹帛空萬古

又

朴敏修

世亂方知倚大忠時危還覺仗豪雄唐家再造汾陽力
漢室重恢忠武功萬戶尚辭甘一壑千鍾猶謝吸清風
囂塵久厭人間世雪鶴飄然九萬空

又

都事安璫

淑氣分奎壁孤松挺歲寒雄威傳異域高義揭吾韓志
與青雲隔身隨白鷺閒張良徒辟穀長吉上天關

又

縣監郭永禧

青丘孕秀氣，巖嶽降精神。美玉溫而栗，良金鍊復純。
智仁全道德，忠孝出天真。敵愾兵先倡，除兇義首陳。
雄圖歸匹夫，大業出儒臣。閻伯愁專鉞，韓門愧乏人。
出焉惟撥亂，處也是全身。道學人爭慕，清風世絕倫。
惟余承誨久，情義倍相親。星晦嗟長逝，音容竟莫因。
新阡敬執紼，不耐淚盈巾。

又

進士成攬

高高維嶽降精神，勁節貞操邁古人。萬甲冑中吞甫
虎，一生心上畜君民。契成山野羣眠鹿，忠盡邦家效
批鱗。齋志未施禾已稼，一言臨絕在楓宸。

追感詩章

登忠憂亭感興

趙任道 澗松

絕世奇男子，忘憂郭相公。居家操懿行，臨亂效精忠。
勇退名場外，危言濁世中。誰知磯上竹，千古灑清風。

渡洛江追憶先生有感

縣令李玄齡

忘憂憂國不忘憂，功蓋東南百六州。遺恨芳名具未
極，洛東江水拍天流。

詠忘憂先生

進士郭弘章

辟穀餐松不是仙，視將軒冕薄秋蟬。百年憂國忠君
意，無限江流遶宅邊。

過遺墟作

三淵金昌翁

壬辰討倭義士多紅衣將軍孰能過將軍初自宜寧
起請誅逗撓奮天戈登陣白馬以橫行一見紅衣衆
倭驚逡巡不敢與交鋒及至相薄風火生炮丸雨落
雪鬣騰鉄甲潮退霞袍輕將軍跳宕蓋有神料敵設
奇又殊倫成功則易處功難善刀而藏公其人英雄
自古小圓通前有張良後有公韓彭蒯藍道濟壞烏
盡何嘗不藏弓宜寧小築室如斗收名風雲返甯中
綠沉金鎖委莓苔剩水殘山遶亭臺半囊松花一釣
船贊畫活計何蕭然持竿不是太公釣食松寧慕赤

松仙當時人未測淵深後來往往見其心紅衣將軍
可作歌立馬遺墟一長吟

忘憂先生別集卷之五

粵在龍蛇之亂吾先祖元帥公伴天將南
下會于宜陽計禦蠻事嶺南倡義諸公無
不咸集而其中尤卓爾著大功者即 忘
憂堂郭公乎 公與吾先祖相得乎艱難
之際共勉以報效之策小子於百載之下
每想 公氣象之魁梧契分之殊異而京
嶺絕遠恨無由入其鄉而撫遺跡矣何幸
作宰而來莅 公冠劍攸藏之地耶纔赴

任先生後孫鎮南氏樂院儒遺孫若以
人踵門而來見相與道舊而叙誼袖中出
遺稿一卷及未刊丹子數編語余曰此一
則乃忘憂堂本集而當時登梓之際
公之製作實多遺漏伊後子孫雖略有補
輯者而猶歎詩文之未畢收序次之未盡
正故吾以是恨之廣搜遺作於後孫之巾
笥古家之藏壽合成一卷又輯行蹟之雜

出乎朝野史名臣錄諸文集者繫于其間
乃以年譜載卷首而朝家廢崇之文字
及諸賢譏歎之詞章合附於末欲爲三冊
釐正重刊以傳于世子以爲如何余對曰
嘻先生道德功勳赫赫於百世世人無
不聞者未必使讀其書始知人而惟其遺
訓遺蹟之可傳者多而或逸於集中則非
但子孫之闕事亦豈非後學之所深惜耶

諸君子可歸而董之後數月餘公後孫
諸章甫攜全書而屬余曰今既成而且登
于梓何庸無識余不敢辭而政諸後

崇禎紀元後三辛卯十一月下浣後學慶
州金思渾敬政

成上舍以道氏曾修此集而頗多踈錯余深恨之與
舍弟融更求顛末參互考證次其篇秩增其未備而
既以傳文置之卷首又以祭文與挽詞附之卷末然
後先生之文章氣節碩德偉烈庶可見其萬一而磊
磊軒天地之事業不至沉沒則後學之幸為如何哉
顧見聞孤陋未能發其餘蘊而姑為編次如右以俟
後之君子焉嗚呼天之所以生先生於當時者似非
偶然而既使不能得位而行道又使患言謹論一不
見施齋志而沒則天耶人耶時事多端先生之所言
遂皆為靈龜大蔡至使後人有王子明服李文靖之

歎則先生先見之明吁其至矣昔蒯通每讀樂毅傳
未嘗不廢書而泣則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
涕於斯者耶雖然使作於上者得其說而存之則知
爲國以禮義而戒逸欲矣使匪躬者見之則知爲臣
止於忠而審審諤諤矣使恬退者覽之則知所以旣
明且哲而保其身矣然則天之所以生先生者知非
偶然也已矣崇禎二年己巳三月某甲從子瀏謹跋

